# 光海君日記

第四十九之五十一

0248770
no11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48770
昭和 8. 9. 5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九

四年大明萬曆四十年正月朔丙申王在慶運宮○禮曹啓曰科舉更議事言官不無意見依增廣例監試雜科並為設行宜當而式年諸科初試已為試取今此增廣間於式年覆試之前則事多妨礙參酌排定擇日以啓上裁施行何如傳曰依啓○宣傳官羅益繪上疏啓曰省疏良用愍歎當令議處益繪戰亡人羅迪之子也請募作復讐軍且願自為從伍故有是教○丁好謙上疏啓曰疏辭具悉言官論啓事體重大爾等之疏恐有後弊也尹趪重被臺評而好謙上疏伸寃故有是教○戊戌傳曰玉堂劄中有曰徵布之舉已作於量田之後此指何事問于玉堂○政院啓曰問于玉堂則癸卯量田之後田結減縮例當逐年查覈隨即議罰而至於五六年之後始乃查出各年漏卜一切徵贖於監官色吏都書員之輩渠輩不能自辦許多贖布皆責於民結以此民間騷然不勝其弊云矣傳曰此意言于該曹使之更議○司憲府啓曰今日陳賀時大妃殿中殿致詞箋子相換呈進至於既入而還

出使莫大之禮以致顚錯不謹甚矣侍講院當該官員請命
罷職連啓許項等職牒還收事答曰已諭不允侍講院當該
官員推考◯司諫院啓曰凡王世子舉動時一應節文侍講
院官員所當預先致察俾無一毫未盡而今日正朝賀禮時
中殿致詞換入於　慈殿使莫重之禮臨時顚倒凡在瞻聆
莫不驚駭請當該官員推考以警怠慢不察之失連啓許項
等職牒還收事答曰已諭不允推考事依啓◯己亥傳曰歸
牌已始為之所貴必收實效良民投入勢家之法十分申明
嚴禁如有犯者雖諸宮家及秩高之人並不饒摘治◯傳曰
以閔有慶洪霦權昕睦大欽徐景雨朴鼒吉李景稷為暗行
御使◯庚子司憲府連啓許項等職牒還收事不允◯辛丑
司憲府連啓許項等職牒還收事答曰許項等國有大慶故已
為量給職牒今不可還收◯答領議政李元翼十三度呈辭曰
歲律已換卿病自當漸差宜遵前音勿為控辭安心調理痊
可出仕勉輔寡昧弘濟時艱◯須賜柑子于成均儒生等仍
試製述◯楊州牧使申應榘以其父撥年滿九十上疏乞蒙

恩典傳曰加資實職除授以示優老之意○以洪履祥爲司諫院大司諫李德泂爲吏曹參議呂裕吉爲副摠管柳潚爲司憲府執義李惺爲司諫院司諫朴顔賢爲掌令南以俊爲獻納朴自興爲正言趙存道爲司書朴楗爲兵曹參議柳希發爲直講鄭廣成爲司成李爾瞻爲副護軍（爾瞻久居銓曹朴自興其婿也將有薦爲銓郎之議故引病迄遞）柳希奮加正憲李必榮加嘉義趙瀊加通政（希奮等曾爲玉堂官校正通鑑史略故有是命）○癸卯司諫院啓曰綱常大獄必令三省同鞫罪人斯得則不待時施刑者乃 祖宗之舊規也今者弑主之奴既已取服於刑曹而囚於王獄則所當剋期嚴鞫以致天討而朝無大臣且拘故常使弑逆大賊假息於覆載之間而過歲於王獄之中瞻聆所及孰不駭憤委官之任雖曰重大三公有故則原任在焉原任有故一品諸臣誰不可爲昔孔子以鄰國之大夫尚且沐浴而請討陳恒況不幸而亂賊之變在於國中則其可越視而不爲致討乎彜倫日衰王法稽時則亂賊之徒何所懲懼頃仍言官之啓庶幾有變

通之舉而遲延至此尤可寒心請勿諉以常規亟定委官嚴鞫正刑又連啓許項等職牒還收事答曰已諭不允三省事依啓○司憲府連啓請許項等職牒還收事答曰已諭不允○甲辰司諫院連啓許項等職牒還收事答曰不允○弘文館劄子許項等狀從公論事答曰許項等國有大慶故已為量給職牒令不可還收勿用煩執○以賜柑後製述科次傳曰居首李生寅直赴會試○答右議政李恒福十三度呈辭曰辭章又至卿實困予矣君臣之間分義為大蔑分棄義徒以小嫌介意必欲辭退而後已不幾於緦小功之察乎即聞西鄙有可虞之端滿浦馳啓獵胡四百餘名出來卿可速出猶國以紓予憂○政院啓曰伏見即日右議政李恒福呈辭批答之語不勝未安之至李恒福前後控辭之情已盡於其劄中此非不顧分義而然也蔑分棄義之教雖出於激勸速出之意而恐非聖上平日優禮大臣之道臣等職忝近密敢啓答曰領相之入以調病也左相之去以歸養也右相之辭雖出於不安人言而實非大段也予之勸出既勤且切三遣近

臣累諭至情而杜門牢讓越視國事使予孤立無所倚毗揆
諸分義其果妥當乎予言出於肝膈有何未安○傳曰謝恩
表箋係是事大文書使大提學更勘于右相處用之○乙巳
大司諫洪履祥以稽謝及病難供職之狀引嫌答曰卿以宿
望老成可合諫諍之長勿辭盡職○司憲府連啓許項等職
牒還收事答曰不允○王世子冊封天使時延接都監館件
以下及宮官等賞格有差 陞輔國者一人陞崇政者一人陞
資憲者一人陞嘉義者三人陞通政者四人從古冊使之來
非一而都監郎廳等加資之賞始創於今日 ○義禁府啓曰
三省交坐緣無時任大臣不得爲矣前規亦無明文可據而
今此臺諫啓辭唯以速正王法爲言明白痛快無復餘蘊恭
俟睿裁傳曰事異常規以原任大臣爲委官使之推鞫○吏
曹以忠洪監司朴彝叙狀回啓曰林川郡守洪思斅簡約剛
明民安吏畏治行爲一道最忠州牧使李好義勤身奉公恩
津縣監鄭孝成治民東吏皆循法制平澤縣監趙守倫慈祥
撫摩沔川郡守金應成治官如家公廨一新列邑莫先瑞山

郡守柳昊多費焰硝優備軍粮似當褒奬而事係恩典上裁
何如傳曰洪思斆李好義各表裡一襲鄭孝成趙守倫金應
成柳昊並陞叙○丙午判中樞府事沈喜壽啓曰臣猥承委官
之命今當往捡獄事言官啓辭豈無所見而然也但綱常大
罪推鞫之擧事體極重所謂三省之稱雖未知的指爲何衙
門而又以議政一員爲委官者其意有在恐非西班宰臣所
可冒行也此獄業已迯退過年姑待特相臣出仕後依舊例
爲之似爲妥當敢來仰稟答曰卿以曾經議政往捡鞫獄少
無不可勿辭仍爲○司憲府啓上番之軍專爲侍衛而被侵
各處艱難悶惻之狀不可形言分軍一事最爲關重衛將部
將等慢不省其何事凡干文簿無意照管盡委於下人之手
積年用事之輩奸巧太甚那移分定之際任意低仰若歇不
均稱爲歇處各其私占之數少不下十餘名濫捧價木至於
永爲放送者不知其幾數矇矓眩亂莫知端倪所謂苦處如
典獄署捕盜廳山直傳漏典涓司五六處自餘皆是歇處輪
回均定不是大段難事而依憑作弊一至於此使禁旅虛踈怨

號盈路極為痛愕分軍色吏尤甚者自本府時方囚禁推治矣衛將部將等尸居不察之罪不可不懲請並命推考分軍之事各別申明衛將部將手執文簿親自勘定勿令下人干預各處下人量給兵曹價布切勿定給歇處名字衛將等跟隨伺候定給大過濫捧木布亦甚無謂令兵曹減給一以杜奸吏侵責之弊一以紓軍卒倒懸之峕前請許頒等職牒還收事答曰許頒等事不允他餘事依啓○司譯院以都提調李元翼提調李廷龜李時彥意請依 祖宗朝舊例譯官等赴京付祿皆以試講計仕而為之以杜年利之徒貿納物貨經營圖占之弊傳曰無意鍊業者立法勸戒則可矣至於公貿納物之路設禁防塞無乃太狹乎書冊御覽之物焰焇禦敵之具金銀亦係國用不可無者恐難為如此一切之議也此一款勿施 譯官等奸細之習此時極矣其中稍為完實者則無不攀緣宮禁貿納物貨以賭恩賞大而加資被職小而赴京付祿無不圖之而以至於渠輩相謂曰吾等雖犯死罪無患云云豈非寒心之大者乎司譯都提調提調乃大臣及宰臣也

傷心時弊具由啓請而上教猶復如此弊將難救如何如何
〇朴弘耇加輔國崇祿冊使遠接使也黃愼加崇政館伴也
李時發加嘉義御前通事也崔起南李楫加通政皆都監都
廳也閔德男加通政受冊時輔德也鄭弘翼加通政弼善也
李弘望爲獻納任兗爲輔德輔德之任任兗爲之耶李彥揆
加資憲御前通事譯也秦禮男表廷老加嘉義冊使差備譯
也金尚寯加嘉義禮房承旨也〇丁未政院啓曰謝恩使拜
表日期已定於本月十六日矣臣等竊念自前解送人口例
降恩勅則順付於節使之行無別遣使臣之時蓋是田人物
項背相望此例一開則後日使价之往來不勝其頻煩矣況
節行之發只隔數月依前順付實爲便益且方物只以政府
西壁封裹事甚苟簡況表箋雖已勘定於大臣而事大文書
非都提調則決不可查對而自上拜表之日無時任大臣亦
甚未安臺諫及左右史不備擧動猶不得爲況大臣乎今禮
官將此數件事意更議以處何如答曰允〇司憲府啓曰臣
等伏見平安監司崔瓘蒲浦胡人出來狀啓乃是邊報莫急

之事初九日午前啓下而十日向晩始告於大臣處其怠慢
不謹之罪不可不懲請備邊司當該郞廳亟命罷職前請許
項等職牒還收事答曰並依啓○備邊司啓曰平安監司崔
璀狀啓問于領右相處則以爲出來胡人已爲供饋而送今
無議處之事但念來胡至於四百或稱歸順或稱乞食橫行
近境其意叵測探諜城堡虛實審察山川夷險亦未可知日
後如有來到者另加詗察接待之際寬猛適宜毋或陷於狡
虜之術中一邊令沿江鎭堡申飭防備以待事本道行移何
如傳曰允○答領議政李元翼十四度呈辭曰安心調理○
三省罪人石乙還伏誅 石乙還以咀呪獄具主者 ○戊申掌
令尹重三與正言李昌後同壻也並引相避之嫌而退憲府
及諫院引兩司不爲通避之近例而請出從之○柳希奮上
疏辭免加資答曰省疏具悉陳懇照倣 先朝舊例參酌酬
勞卿宜安心勿辭○傳曰參下武臣仕滿積滯者一一遷轉
事言于該曹○黃愼上劄辭免加資答曰省劄具悉陳懇查
放 祖宗朝成例以施同慶之典安心勿辭○傳曰外方進

上淹置不捧已為不當況此濟州所獻之物係是海外封進
者也當此極寒累日不捧使越海陪持之人凍餒呼寃事極
可駭當該提調及色郎廳推考令後隨到即捧俾無外方人
留滯之怨本院人作弊之患○傳曰世子嬪以下先王後
宮以下衣襨春秋須給古也亂後因經費之匱久廢至今雖
不能復舊規自今年欲减半分賜審察所儲措備以啓事言
于該曹○禮曹以政院啓辭啓曰前頭節行不甚相遠依前
例順付以送恐為便當傳曰依啓謝恩使書狀官已為治裝
以此因差千秋以四月初生擇日發送○王世子冊封謝恩
使李時彥韓德遠各熟馬一匹書狀以下及譯官等賞給有
差○己酉司憲府啓曰行護軍李應獬性本麤獷濟以貪縱
奴事賊臣柳永慶至授閫帥之任及為濟州牧使剝割軍民
侵督工匠無所不至至於境內漁人列名成冊責徵明珠大如
鳥卵者小或不如見樣則倍數徵納賣妻鬻子怨苦徹天三
邑良馬抄數成冊或畧價勒買或公然奪取滿船載送前後
絡繹遞還之時許多軍官下人各授一匹渡海之後一一推

還如有故失則奪其所持之馬種種貪暴之狀言及氣塞聞者體栗前日薄施譴罰不久還叙物情憤惋至今未已請命削去仕版答曰李應獬長在護軍有何貪縱所論過矣不允○館學儒生洪命亨等一百七十餘人以成鏄等不得解削之意上疏答曰爾論過矣人各為其師何必為已甚之舉也更勿煩擾容而置之○慶尚監司宋英耉馳啓大丘府使牒呈內今月初一日戌時流星大如盞赤光下燭室內皆明自未方向丑方俄而天動隱隱有聲○司譯院以都提調以下意啓曰因本院啓辭公貿納物勿禁事傳教矣渠輩資生之路專在於赴京付祿若仍踵前弊當次之人每為公貿納物者之所奪則資生之路絶矣雖日撻而求其鍊業豈有興起勸奬之路乎况所謂公貿受公家價物貿納而已至於入啓論賞極為無謂至於納物雖有些少之裨補堂堂千乘之國豈有借渠之財物而得濟經用乎請依前啓辭施行傳曰予意已諭本院參酌為之譯院提調據法論執而批意落落如是嬖幸之為也無可為者○庚戌司憲府連啓李應獬削版

答曰具時已為論斷何必追論休煩可矣○司諫院啓曰頃
因國慶稠疊特設增廣之舉實非偶然該曹定期太緩會試
取士迨至來秋殊非及時設慶之意且乖前日已行之規物
情皆以為未便請令該曹考據前例改定科期從速設行平
時女樂之用亦非不得已之舉自更兵火之後尤不必更設
故曾在　先朝一切革罷近因豐呈大禮外方孑遺妓生即
許罷還可也設令大禮復舉臨時更聚未為不可而尚且因
留閭閻小小宴集處處定送聲樂交奏晝夜頻頻此豈今日
之所宜為爭瞻聆有駭識者寒心請依　先朝舊例亟命罷還
答曰科舉事已為行會外方令不可進定女樂上有慈殿
進豐呈豈不又行仍置教閱而閭閻宴飲勿為定送俾無怨
咨○王世子嘉禮時正副使以下諸執事賞賜有差或加資
或陞敘或給馬或賜弓矢鹿皮等物凡賞格同此○璿源錄
校正廳堂上郎廳賞格有差○吏曹啓曰外方訓導必以生
進及初試入格有取才人差送載在令甲而亂離以後紀綱
頹廢冒屬之弊比比有之而一自錄牌設立之後無賴白徒

謀免軍役皆稱前訓導圖出差帖者尤不可勝記非但有違立法本意作一避役之淵藪極為痛憤其已差出者移文另牌廳兵曹及各道一一查考非生進而無取才公文者一切充定軍額令後冒濫圖授者亦摘發從重科罪事各別奉承傳施行傳曰初不照管擇差到今將欲定軍無乃有已甚之弊乎吏曹量為之○以閔德男為人允庸朴承宗加崇政李爾瞻加嘉善（承宗世子嬪之祖父也爾瞻世子嬪之外祖也故援舊例有是命）曺倬加嘉善（世子嘉禮時禮房承旨也）睦長欽任兗朴顏賢許旻加通政（睦長欽都監都廳也任兗輔德也朴顏賢弼善也許旻別宮監役官也）趙公瑾為溫陽郡守李景顏為正言金止男為輔德○辛亥司憲府連啓李應獬削版不從○司諫院連啓女樂罷還事增廣科舉進定事答曰不允之意已諭休煩可矣○忠清監司朴彝叙馳啓報恩縣地故處士成運（成運以遺逸顯學者稱為大谷先生）墳墓拔掘事禮曹覆啓世道日卑人心日薄蔑視儒賢貿貿益甚生而不知尊慕死而又加詆毀至於拔掘墳墓之變相繼而

起極為寒心成運守道林下徵辟不就　先王屢有嘉奬之
恩其高風懿行至今為士林矜式今者意外之辱及於泉下
之朽骨雖未知所以致之之由而聞來極為驚愕令本道多
般訪問期得犯人以正其罪量給助墓軍使之封植而朝廷
亦不可置諸尋常自京降香製送祭文令本道都事致祭慰
安以彰朝家右文尊賢之意何如傳曰徐敬德掘墓之人並
令詳覈必捕嚴鞫定罪以正邪刑事申飭擧行○朴弘耇上
劄辭加資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年前冊使請加秩卿甚厭之故
其時姑從臺評以副卿至意今依　祖宗朝推恩之典用施
同慶之情宜安心勿辭○執義柳潚持平趙希逸啓曰近來
賞典大濫爵加幾功恩及無勞前後相繼公論之拂鬱久矣
今者王世子嘉禮時侍講院陪從之官亦霑賜馬之恩而臣等
名在其中不可糾正他人請命遞斥臣等之職荅曰勿辭○
司諫院連啓增廣慶科不可行於式年之前豐呈已過請罷
還女樂荅曰科擧事式年不可不先為試取增廣別試退行
秋間少無所妨但日子窘迫則令該曹更議進退女樂事令

不必罷還凡閭閻宴會一切勿為定送○司憲府啓曰賞者
勵世之利器勸善之大柄也古之人君懼其濫施獎褒至微
猶且惜之況金貂之貴鞍馬之重豈特一獎褒哉今者賞典
極繁猥及無勞輿情齊憤國言藉藉請王世子冊封嘉禮璿
源錄纂集通鑑史略校正時賞加及賜馬並還收成命答曰
賞格事一依　祖宗朝舊例參酌以為不可還收○詩經諺
解內訓校正弘文館前後官員加資給馬賜物有差○新訂
史略通鑑纂要詩經諺解書寫人等賜米布有差○傳曰號
牌一事予中夜思之恐不便民令可使上自朝官下至胥吏
軍兵公賤有役人等為先佩之儒生及無故白徒私賤則勿
令佩之中外成籍閑丁充差軍額似宜此意更議施行號牌
之法係知民數則乃國之大施措也號令八道設廳經年若
行若罷未有定令不信於民貽笑於時如此○朴承宗上劄
辭加資答曰慶禮好過援例加資所以表喜安心勿辭○司
諫院啓曰近因國家慶禮頻繁賞典之濫罔有紀極物情之
駭歎久矣頃日　世子冊封嘉禮璿源錄纂集通鑑史略詩經

諺解內訓校正等賞加太濫崇班重秩無不躐取而實職未
準造成微勞假行相禮者亦陞堂上重加物情莫不駭愕請
並命改正前請增廣進士事女樂罷還事答曰已諭不允賞
格事照傚 祖宗朝舊例參酌以施勿為煩論○吏曹以副
校理朴鼎吉親病乞遞御使上疏回啓曰御使之命出自聖
簡非下所敢容議傳曰人臣不擇事而行御使非出疆之任
朴鼎吉既有兩兄其父今方帶職而厭具出使之勞冒陳猥
濫之疏政院敢為捧入失體甚矣色承旨推考今後如此之
疏切勿捧入朴鼎吉亦難免為人臣避事之罪令姑遞差本
職御使勿為治裝仍傳曰鄭岦御使治裝○以禮曹科舉事
目傳曰末世公道惟在科舉而近來奸偽之弊式不無於其
間至於違棄程式宿搆沽直以為占科之捷徑士風之不美
莫甚於此令後各別申明嚴飭以矯此弊○甲寅司諫院連
啓諸賞格還收成命事答曰不允○司憲府連啓諸賞格還
收成命答曰不允○乙卯司諫李惺啓曰以為錫馬之命誤及無
功之臣憲府方請還收何敢冒居糾正請命遞斥答曰勿辭退

待○司諫院啓曰賜馬非如爵賞其於糾他有何所妨司諫
李惺請命出仕前請諸賞格還收成命事答曰不允出仕事
依啓○司憲府連啓諸賞格還收成命事答曰不允○政院
啓曰紀綱之渙散百隸之怠官近來益甚時事已至於不可
為之地不待識者凜然而寒心矣臣等伏見昨日刑曹漢城
府因待決等頃啓刑曹則不言某員有某公故偃然以不坐為當然
者漢城府則諉之以堂上不齊並以為頃已為可駭之甚而
至於司憲府亦從以不坐為啓法司乃糾察百司之地而別
無公故不坐如此則百司之怠慢勢所然也不但此也各司
坐衙甚罕事多積滞而恬不為慮委靡頹墮日甚一日若不
痛革此習則國事更無收拾之望請令法司糾檢官司使之逐
日坐衙各察其任則庶事無滯而風采頓變矣臣等仍竊伏
念頹廢解弛之習雖至於此而振肅轉移之機專在於君上
近來晨祈席俱空無搢紳百僚之人經筵久廢無引接臣僚之
時廊廟諸宰經幄儒臣亦不得仰望天光開陳所懷日月已
多群情壅鬱上下不交如此而欲望興衰振頹挽回世道不

亦難乎窮陰已盡春意方回伏望聖上茂對天時更加日新
無事因循振發精神或開講筵或不時召對頻接臣僚講論
治道則聖德清明庶事自舉百僚泄泄之習自變於歡欣聳
動之中矣答曰允予嬰病㥘寒不得開筵常用未安近當調
理爲之政院之啓始陳百僚之頹墮以及經筵之曠廢交警
上下言甚剴切而自上辭之以嬰病臺諫從之以劾論使藥
石之言終不見售可歎哉○司憲府連啓諸賞格改正事答
曰近來國家多事效勞執事之臣一依　祖宗朝流來典章
參酌施賞則此非不辟創開無前之舉者也休論可矣○司
諫院連啓諸賞格改正事答曰不允○大司諫洪履祥司諫
李惺獻納李弘望正言李景顏等上劄畧曰比歲乾文屢警
象灾疊見至於十月震霆虹貫白日異之大者而式月斯生
訛言沸騰氣像愁慘灾不虛生豈無其故嗚呼今之時事可
言者多矣姑以目前最急者言之大臣人主之股肱而去歲
以來相繼引退國無三公今幾月矣廊廟久空百僚無統軍
國庶務一切墮廢此豈尋常之故哉竊念殿下即祚之初首

舉時望置諸台輔而竭忠盡言多不見施用含大柄專未與
聞凢所可否不過該司閑漫収議而已至於時論逞廷動輒
見沮羣咻或犯排擯横加詬非貪戀尸素不恤人言者豈肯
一日冒處乎今不深思厥故務開前轍以為分乘義為教則
豈非未安之甚乎不特此也中外諸臣稍以名節自愛者爭
懷卷退之計豈無其故而然耶兵禍之後國勢板蕩荏苒十
載委靡日甚上下恬嬉文具是事蜉蝣楚楚奢侈成風變續
綱常道喪廉恥爵賞多僭言路漸塞至於先賢墓藏掘拔相
踵雖使上下同寅猶懼不克而偏黨已錮士習大壞上天赫
怒何足怪乎朱熹之說曰天下大本在於人主之心治心之
要莫過於誠正之學殿下燕閑之中操存省察者果保其純
一而無間歟法筵久廢臣隣罕接而日侍左右者宦官宮妾
則竊恐殿下端本澄源之功或幾乎熄矣即今春日和煦萬
彙咸新伏願殿下日開經幄賜對儒臣沉潛古訓咨訪時務
推誠大臣勿貳勿疑陶成太和至治馨香何患賢士之遯荒
天怒之未弭乎答曰天變疊見至為兢惕省劄良用嘉焉予

當體念焉○丁巳掌令崔東式尹重三啓曰今月二十日臣等適俱有私忌不得參坐之意十八日同僚會坐起中言于下吏矣伏見政院之啓具辭曰法司乃糾察百司之地而別無公故不坐如此則百司之怠慢勢所然也不備三員則不坐雖是規例同僚之不能會坐實由於臣等式暇之故而被人詆斥至於此極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執義柳潚持平趙希逸啓曰去二十日大司憲李時彥在告掌令崔東式尹重三俱以私忌不得進持平吳靖加資未肅拜只有臣潚及希逸而已以不備員之故不得會坐今見政院啓辭法司無公故不坐式暇載在法典入啓單子不為懸錄流來故規也今者政院不問其由以無故不坐至於入啓無非臣等無狀所致請先罷臣等之職以懲百司怠慢之習答曰勿辭退待○司諫院連啓諸賞格還收事答曰已諭勿煩○咸鏡監司韓浚謙馳啓曰老兵大隊水下深處已為攻擊酋胡承良還向老巢情形叵測疆場之虞到此益甚飢饉之餘癘疫又熾慶興等邑死亡相繼賑救之策罔知攸濟防備

之事着令日新待變矣○戊午司諫院啓曰掌令崔東式尹重三執義柳濔持平趙希逸引嫌而退允官式暇法典所載不滿三員則不坐亦是流來舊例則以二十日不坐之故而政院不問其由率爾入啓其不察甚矣臺諫有何可避之嫌請並命出仕諸賓格遞收事答曰已諭休煩出仕事依啓○已未執義柳濔掌令尹重三崔東式持平趙希逸啓曰言官體面與庶官不同自 祖宗朝以来待之尤重非為其人也為其言責也今者政院不考舊例不問曲折乃敢以無公故不坐顯加詆斥此實前古所未有之事臣等之無狀雖不足恤其於體面何決不可偃然就職重辱名器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大司諫洪履祥司諫李惺獻納李弘望正言李昌後啓曰國家待言官體貌頗重雖有所失非政院所可糾檢況以式暇不得備員而不坐則政院之啓謬妄不察甚矣臺官少無可避之嫌故臣等請出矣今見柳濔等弄避之辭處置乖當之失著矣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政院啓曰臣等待罪近密以糾檢百司為職況有

先王朝百隷怠慢每為自便之計政院居喉舌之地總糾各
司慢忽不職乃是任也之教臣等每以墜落職掌負此嚴教
為懼近觀百司懈怠自便之習日漸滋甚紀綱頹廢莫可收
拾至如獄訟衙門率皆頉啓已成痼習姑以正月以後言之
則自初一日至十日未行公事司憲府以不坐頉啓自十一
日至二十日未行公事又為頉啓臣等非為一番頉啓者也適
於其日刑曹漢城府頉單于一時俱到故不得不並為仰達
矣政院於百司只據文書而處之而已况累為頉啓則每每
遍問其某員有某故與否恐非政院事體也臣等區區之意
只在於少振紀綱而不覺其語侵臺官以致兩司紛紜避嫌
之舉極為未安伏地待罪答曰勿待罪○蹕牌廳啓曰蹕牌
更議處置事傳教而茲事重大姑待大臣出仕後更為熟講
稟裁施行傳曰允○政院啓曰伏見政院所藏軸子庚寅年改
宗系後詠歌 皇恩之詞 中有 先王御製小序及短律臣
等披閱莊誦不勝悲感之至此軸淪沒於兵火之中不知其
所在矣幸而得之仍藏本院當時盛迹復睹於今日此乃不

幸中之幸也臣等竊念或未經睿覽且於 先朝實錄似不可不載故敢此奉進答曰今見所進軸子不勝悲感之至謄書送于實錄廳本軸還入聊賜酒饌知悉勿謝○禮曹以咸鏡江原兩道居忠義衛趙元善等八人上疏請復設京在所事議于大臣則判中樞沈喜壽以為外方鄉所之設係一邑風敎既設鄉所則自當有京在所之維持體統者也法非不美事非不好而世降俗末不無弊端之滋平時有識之議皆以為損益相半矣兵亂以後自至廢墜似當有復古之擧若欲依陳訴復設則先須下諭于八道詢問便否施行則似無率爾之悔矣傳曰依議施行 京在所者以在京士大夫提領州縣留鄉所之事檢察一邑風俗事有作奸者報司憲府推治頑悪鄉吏亦在擧彈之中而或有因事作弊於鄉曲而枉其是非者盖剌司也 ○庚申弘文館上劄曰政院之意實在於陳戒君父糾檢百司而言及臺官不究實故與否使不安其職而至於再避不察之失亦所難免憲府之官既無所失諫院之請出固其宜也請並出仕答曰依啓 玉堂猶且曲護

至以無失為辭惡在其為公論所在乎○執義柳湑掌令崔東式尹重三持平趙希逸啓曰伏見昨日政院再啓之辭初則以二十日不坐為言臣等具由引避之後又提起已往初旬之事曲加詆斥欲實其言未知其意之所在也本府乃振紀綱糾百司之地臣等雖不敢自謂盡職如推鞫公事亦不可稽滯若無不得已之實故則萬無不坐之理政院至以法府混入於百司之中反欲偃然檢飭且拈出紛紜二字蔑待臺諫體面於是乎蕩盡無非臣等無狀見輕所致請命罷斥答曰勿辭退待○司諫院啓曰政院居喉舌之地職在出納至於糾檢百司振起紀綱則各有其任不可侵越明矣憲府不坐實非無故而率爾為啓侵犯臺官其為謬妄極矣及至再啓提起已往多費辭說有若爭辨者然臺官體面與庶官不同雖有所失自有糾劾之地豈政院所可干預乎不念自己之失强飾其非張皇誣罔無所不至其不識事體無忌憚之罪不可不懲請色承旨罷職同參承旨並推考前請諸賞格還收事答曰已諭休煩政院亦是察任之事有何所失不先

○辛酉領議政十六度呈辭答曰宗戚元老乃心王室盡瘁
納忠天地鬼神之所共知今也不幸有疾莫能趨造朝班卧
閣論道亦何傷於共貞之義乎安心勿辭匡濟國事○以李
爾瞻為大司憲李學校理吳翊修撰鳳山郡守申㸂加通政
用捕盜之功也○壬戌弘文館上劄曰憲府具由一避不得
不為一避之後所當交修不逮振肅頹綱終始不安於政院
之有若糾撿再避猶可而至於三避殊無協心共濟之意未免
騷擾之弊前後之避只是一事以處置為難者尤無可避之
嫌請執義柳潚掌令崔東式尹重三持平趙希逸遞差大司
諫洪履祥司諫李惺獻納李弘望正言李昌後並命出仕答
曰依啓○司諫院連啓諸賞格改正事色承旨罷職同參承
旨推考事答曰不允承旨並推考○捕盜廳捕盜 先王輿
輦儀物偷兒誅之○癸亥左議政李德馨又上劄辭職第二十
劄傳曰左相處更遣承旨敦諭使之速為上来論辭自政院
措送其辭曰辭章又至卿懇尤切但國無三公已近一年庶
事渙散無復收拾古今安有如此事乎卿以 先朝大臣義

同休戚而一味辭退棄予若遺及其顚隮誰任厥責爲遣近
臣諭予至意况今春日漸和庶見親疾之勿藥式遄其歸毋
負共貞之義○司諫院連啓諸賞格還收事色承旨罷職事
答曰不可從也毋庸煩執色承旨已爲推考休論可矣◐吏
曹啓曰訓導之任雖極卑微立法本意初非偶然而至於今
日反爲白徒避役之地若不全爲查覈則極有奸僞漸滋之
獘亂離後無取才冒受訓導朝謝者勿爲受理事捧承傳何
如傳曰允○傳于吏曹曰承傳除職陞叙人等取當隨闕塡
差至如封陵都監賞職恩典尤不可淹置南暭以曾經侍從
之人久勞陵役其特承傳各別擧行○以李好信爲右承旨
趙正立執義申景洛韓纘男掌令柳活李溟持平南悼直講
○甲子司諫院連啓請諸賞格還收事答曰不允○傳曰南
暭曾經掌令故封陵賞典以准職捧承傳矣非日政擬直講
望以陞叙懸錄未知其意令該曹詳察擧行暭以一贓吏復
厠衣冠國無公論已可知矣而天春曲注恩旨再下好惡取
舍何其顚倒也○右議政李恒福上劄曰臣空踈愚憯最在

人下才將命耦學與特背重觸時忌辱招物議周道如砥柿
脚無地唯所恃以裁叙者只是吾聖君耳伏讀聖教以爲蔑
分秉義嗚呼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命之罔極戴履何忍枉後
患文森然蝸陛有係官邪無微不舉況此大戾理宜先正逆
頭待誅席藁恭竢奄過旬日未有指揮臣於是時退固不暇
出亦不敢若一向竄竄無故引日久伏畏辟無有窮時忍如
流水非刀可斷今日明日何時而已此又非所以共命之義
也敢伸攄鼎之辭用代王庭之供惟聖明之少留意焉臣以
末學無所識知平生妄意分猶界限也修盡其事不敢踰越
分之宜也義猶刀尺也裁度事理行而宜之義之立也故踰
分則僭犯義則亂招虞人以旌死不敢往者守其分也作相
四十日出判相州者不失義也下詔切責猶欵固罷者分之
僭也大學生三萬餘人上書乞之徘徊不去者義之亂也其或
不問可否唯上所命專務愉悅不恤人議者將以擬諸分義
蓋亦似是而非者非臣所謂眞分義也臣以不才早蒙知遇不
幸遭亂久處樞要夷險燥濕飽更之矣辛苦艱難備嘗之矣

事不辭難聞命而趍一不言病一不覬免唯思叱馭不一回
車者非樂死而畏生實重義而盡分也自以為奉令承敎可
幸無罪不意今者致勤聖教孽自己作非由外來比如蜀禽
自鳴其名今罪名已立刑章未加在家則為逃刑之人出仕則
為待罪之臣與其逃而益罪孰若出而待命執此猶豫乎地
大行矣第臣聞之魚軒象服飾其貴也桎梏纆索昭其罪也
今若以桔梏之實蒙象服之飾標榜異宜聽聞殊駭不唯人非鬼亦
揶揄經曰禮不下庶人故有罪則鞭之鞭已則拂拭不念前罪含容
而役令者分所宜然唯士夫則不然一犯罪戾名義掃地其名既立法隨而加
名立而法廢王章替矣古之聖王以是為重審擇於始使得善終未聞
有負大辟之名仍其瞻之地故曰君使臣以禮今殿下始以禮進臣
臣不能以禮自終赤子匍匐固當惻隱既已入井無如我何墜周
而已寧復回生今一入而犯刑章一出而辱名兕臣以是懼
唯聖明之少留意焉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予於前日有言於
卿矣君臣之間貴相知心末路人言其歧甚多自反而縮在
卿何傷而固辭不出置國事於度外近臣三往辭章不止自念

凉德無樂為君激勸之語實出肺肝不圖卿又執此而為引
咎之地也無乃近於不相知心乎卿宜掃除纖芥先循國家
之急亟出輔予益恢休休之量以樹真大臣之風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九

光海君日記卷第五十

二月朔丙寅○丁卯遣承旨往諭左議政李德馨還朝德馨謝以父病彌留辭不起○兵曹啓曰上番軍士被侵之事不一不二故軍士等行近京城必換着破衣破冠有若拘囚見監者然軍情如此緩急何賴其中最苦者如旅帥隊正各人被上司下人百般侵勞藉以見謁禮恭然後徵布云本曹下人另加申飭矣如摠府下人自曹申飭為難請捧承傳一切禁斷王許之國朝依唐府兵法制置六軍上番之軍不過扈衛宮闕其分遣各司亦為防護非常而已自兵制寢弛兵曹都摠府胥吏皆侵刻上番軍以肥己各司所遣軍亦被胥吏侵徵官員用為僕隸日夜役使軍人怨苦逃亡皆由於此○兵曹又啓曰近年軍士等試射一事未暇舉行殊乖上番軍士教閱之意來二月朔上番軍士一千八百零本月二十五日點考後着令訓鍊院官員及該管部將會同試射則一中以上五百六十七名自曹所當參酌施賞其中優等之人請令破格論賞然後足以聳動軍情勸課後來王曰此賞格之

覲必有　先朝已行之例考出覆啓施行兵曹考啓　宣祖
朝給布覲例從之○司諫院連啓賞加太濫請幷命改正王
答曰查做舊例酌施賞典不可改正勿為煩論○左副承旨
李志完啓曰伏見頃日平安監司崔瓘狀啓胡人四百餘騎
無端出來以畋獵為名而要索食物此必是探試我情後日
之患誠不可測臣慮淺位卑而待罪兵房不能無私憂過計
竊念　天朝於我國父母之邦也自前大小邊情無不咨報
今亦具此曲折移咨於楊御史衙門而差解事譯官善為措
辭使之曉諭老酋曰汝此疆埸截然爾宜嚴束麾下諸胡後
勿任意踰越云則彼必以為我國之事　天朝無微不知渠
雖有桀驁之計未必不為忌憚於心令備邊司議處何如傳
曰允○以南倬為宗簿寺正柳渼為司憲府掌令崔東式為
侍講院弼善白大珩為刑曹正郎南以俊為司憲府持平李
昌後為獻納吳靖為校理趙存道為正言李挺元為司書任
奭為禮賓寺主簿李熽為待教○南晫曾為臺諫與文勵姜
緇蔡衡等受長興民銀貨啓請移設兵營以省長興之弊事

發被鞫受刑訊累次丁未大旱議緩獄柳永慶啓請疏放
宣祖強而後許之至是用為顯職人皆唾罵每首擬人譏其
副擬者曰汝少盜金故亞於贜也朝臣之有識者皆羞與並
擬官職王以其諂於　先朝優容異常李挺元槐山賤人子
也嘗得罪於本郡應被謫徙遂入太學上疏請誅柳永慶以
救鄭仁弘欲以直名被罪也至是登第李爾瞻引為腹心以
校書正字超授講官白大珩任兗皆淫悖無行為人鄙棄至
是漸收用爾瞻皆許以有社稷功○戊辰前參議崔有源上
疏略曰臣於去冬病伏中竊見鄭蘊擬拾不根之說至溷天
聽謂之狂妄僭妄可也然其職則諫官而心則為君也而天
威赫然斥黜不饒蘊以流俗凡人而因爇一事反得美名殿
下以聖主而由此擧措貽議後世豈非不幸之大乎至於李
元翼請寢成命而終不允是待股肱不亦薄乎今若召還鄭
蘊則臣民咸仰日月之更矣且臣於昨日適值　穆陵忌辰
悲愴之餘偶有一得國家自亂後未行朔望之祭而士大夫
家先為復舊是事私親厚於　祖宗臣恐其未妥也今　廟

貌重新百事遵舊名　陵朔望祭雖未能復行　宗廟之禮
不可廢也請令有司講究詳定答曰疏辭具悉用嘉乃議朔
望祭禮當與大臣議定鄭蘊赴任未久何必使之往來數數
姑待後日可矣○司諫院連啓賞加太濫至於崇班重秩無
不躐取物情莫不驚愕請並命改正不允○領議政李元翼
十七度呈辭答曰節届陽春宜遵前旨調理以出毋庸固辭
庶慰予望○傳于政院曰今此諸賞格或昭載實錄中或有
先朝舊例實非今日創開之事也昨日洪履祥李惺等避嫌
啓辭中乃以創開太濫為辭不察甚矣政院知悉○己巳司
諫院連啓賞加改正事不允○以崔景洛為掌令柳潚為應教
洪霶為修撰李潤雨為檢閱曺挺立為說書○庚午司諫院
連啓賞加太濫並改正事答曰此賞格遵倣舊例參酌以施
則豈有濫收之理予徒煩無益勿為更煩○命重建德興大
院君家廟前時燬於兵故也○司憲府啓曰行護軍李應獬
性本麁猾濟以貪縱奴事賊臣柳永慶至授閫帥朝廷之羞
辱甚矣及為濟州牧使剝割軍民無所不至至於境內漁人

列名成冊責徵明珠之大者稍不如式則倍徵其數鞭笞狼
籍不勝其苦髝琵徼天三邑之良馬没數成籍或畧償抑買
或公然奪占滿船載送前後絡繹遝還之時許多軍官下人
各授一匹渡海之後一一推還如有故失則奪其所持馬全
令言者氣塞前日籌施譴罰不久還叙此物情之痛憤者也
一生所為無非罔上行私肥己賊民之事如此之人不可厠
在衣冠之列請命削去仕版又啓賞加太濫改正事答曰李
應獬事其時已為拿鞫定罪何可每以一事深治至此予所
論過宜休煩為當賞格事遵倣舊例參酌以施令不可還收
○遼廣都御使楊鎬求我國遺愛詩及我三度下誣奏文王
命藝文館選文臣命撰賛頌詩文百餘首並奏文去思碑文
印送鎬求小本數百件又從之鎬以東事劾廢十餘年今始
起為御使欲以此夸耀朝廷以直前誣○辛未兩司連啓前
事答曰可從之事則不從予更勿煩擾○壬申兩司連啓加
資改正事答曰過矣不允○文陽府院君柳自新卒傳于政
院曰文陽府院君卒逝極為驚悼自上內殿世子及嬪可行

儀節速議以啓自新王妃父也子希耉希發希亮孫忠立皆
立朝用事侈靡相尚兄弟女壻宗黨纓弁相接自新昏眊但
歠酒而已年八十終○癸酉禮曹啓曰五禮儀王妃爲父母
殿下爲王妃父母王世子爲外祖父母皆有擧哀之禮而但
大典喪祭條曰宗親大臣卒啓聞輟朝致賻弔祭禮葬若擧
哀會葬則有特旨乃行云此則只指宗親大臣而王妃父母
則與此似別王妃擧哀王世子擧哀之禮則當先擧行殿下
擧哀次第則何以爲之敢稟傳曰知道自上擧哀之禮 先
朝亦行矣考啓回啓曰五禮儀王妃爲父母有聞訃即日擧
哀儀殿下亦有爲王妃父母擧哀儀王世子亦有爲外祖父
母擧哀儀而王世子嬪則無擧哀節次殿下擧哀時旣有王
世子出參擧哀之禮則王妃擧哀時王世子嬪亦當與內命
婦出參擧哀之禮而但禮文無現出處何以爲之且殿下擧
哀時王世子當爲出參而王世子又有率宮官別爲擧哀之
儀若是則王世子當先行別爲擧哀之禮次參大殿擧哀之
禮於服之輕重次序爲穩當敢稟傳曰一依 祖宗朝已行

之禮察為史官考啓古事法典內有為王妃父母舉哀節次
而漢城府院君夫人之喪則 宣廟不為舉哀又令王妃始行十
三月之喪云定行舉哀儀○兵曹請講定自上舉哀時將
官服色禮曹啓曰自上舉哀之禮雖在五禮儀而 先王朝
已行與否今方考出設使為之將士冠服自當如常無講定
之禮矣○備邊司啓曰一自四百虜騎橫行越邊之後人心
頗疑或云探試我國或云欲仍居於其處臣等與知邊武臣反
覆商議則咸以為賊之來者固不可知自前十百為羣採參
畋獵於其地者無處無之今獨必以此為探試者未必為然
臣等竊念老酋如欲探試則江界非絕不往來之地歸順胡人
項背相望自可差送有計慮解事一二胡托以歸順累度來
觀誰知其詐而今乃以數百騎胡紛然出來以駭聽聞以起
人疑乎老酋雖拙必不為此惟是滿浦越邊獮稱沃壤而老
酋新付之衆日益繁滋或者徹令此徒託以畋獵審度地形
以為移居新衆之計此則固不可知而若或為然則其與我
地只隔一水鷄犬相聞之界日後之憂有不可言令觀政院

啓辭所謂我國之事 天朝無微不知者深有意見宜令承文院別具一咨順付於後日赴京之行為當且近聞老酋頻以前日解送河世國等及四郡故地撤移胡家為德深怯我國不為囬謝云今因此事今本道別備禮物差一有心計人委往以謝且觀彼中情形而來仍言閭延等地未盡撤移胡家並為盡撤以全彼此彊域云似為宜當此意密諭于平安監兵使何如傳曰允○乙亥司憲府連啓前事答曰已諭不允又啓曰濟州前牧使李箕賓前判官文希賢以上年捕倭之事論功狀啓已為行賞厥後人言籍籍皆以為南京之人與安南商賈等合載貨貝漂海而來其舡隻制度極為高大一舡之内例植十餘帆明非倭寇之舡而箕賓希賢等初以享禮遇之款待累日及見滿舡之寶反生利財之心誘致盡殲沒取其貨使無辜數百人命駢首就死欲掩其跡又焚其舡終乃成言捕倭列錄軍功瞞報朝廷其不念國家事大交隣之義貪功黷貨恣意欺罔一至於此將來之禍有不可測况其謄送文書既非正本不可取信而以我有方物遺人贈

來貴國等語觀之則安南人通往日本已有可據之端請李
箕賓文希賢等並命拿來嚴鞫按律定罪答曰依啓○丙子
以領議政李元翼十八度呈辭答曰此非大臣辭退之時從
容調理出仕○丁丑司諫院啓曰成川府使禹伏龍前爲龍
宮縣監時因壬辰變亂多殺無辜罪盈惡積而非但得免刑
章尚保官爵南方之人莫不痛惋至有作傳記以彰其罪惡
如此之人不可復爲臨民之官請命罷職答曰遞差○右議
政李恒福啓曰臣前以委官治文家之獄以文書蘇父之婢
妾爲不明以文贊爲誣告其兄至於斃刑近聞贊之妻痛贊
非命伺書潛奸父之他妾捕捉於奸所云書之淫穢如此則
前所斷以爲寃者安知其非眞第之證兄安知其非誣也必
其前後再犯綱常直證者寃死蘇淫者幸免則臣之斷獄疎
謬實若刺心然寧欲入地而無聞也即欲席藁待罪事自我
發事體未安姑且含忍今聞狀啓已來云事未啓下悉於自
責敢伏地待罪答曰勿待罪○義禁府啓曰王府事體至嚴
如遇大段推鞫之舉則必須分置事干於各間不相混雜俾

無漏泄相通之事然後方得實情而保無虛踈之弊今則權設於閭閻之間非但閭閻不多制度窄狹或有蔓延推閱之獄亦不能箇箇分入雖使嚴加防護而言語相通小小詰問自然聽知至於獄間與大路只隔一壁設有暮夜之間屬耳垣壁之外潛相通語亦無可禁之路其為苟且虛踈之狀種種難以盡舉前日李夢見林忠幹黃鶴齡等連次逃躲實由於外墻低卑內外不嚴易於脫身故也請於舊基重作從之

○以鄭賜湖為平安道觀察使李慶全為兵曹參議鄭曄為都承旨李好信為左承旨李志完為右承旨尹暘為左副承旨閔德男為右副承旨洪瑞鳳為同副承旨朴楗為大司諫柳舜翼為執義崔東式為司諫鄭廣成兼弼善趙正立為輔德鄭岦為兼輔德申景洛為掌令徐景雨為弼善宋克訒為持平姜翼文為持平韓纘男為直講李昌後為獻納兼弼善南以俊為文學李溟金壽賢趙希逸兼文學朴自興兼司書鄭弘翼為成川府使 趙正立辭不至

○戊寅右議政李恒福奉審後啓曰臣等承命往審 禧孝二陵則禧陵舊莎草雖未全

完時無頹圮之處不必修改惟闌干石縫塗灰皆至墮落當油灰以塗且亭子閣亂後草創故比他似為低微然不至於改造其中雨漏處及丹青剝落處不可不改 孝陵陵上則比禧陵差似已甚然墳上則別無頹落處惟東邊莎草盡變為雜草其他枯損與否時未生草姑未可知姑於前頭寒食拔去蓬艾以待夏雨觀其頹落與否然後處置為當大槩修改舊墳極是重事非所以尚靜安靈之道故亂前必待陵形頹圮然後乃始修改近年以來續續請改一草之枯一土之頹並即修改事係未安聖人曰古不修墓正謂此也敢此並稟答曰知道○禮曹啓曰五禮儀王妃為父母十三月而除服小註曰稟旨行公除之禮則十三日而除云何以為之敢稟傳曰可依禮文為之○黃海兵使柳公亮狀啓鳳山郡守申慄牒報云本月初七日有一人來呈兵曹次次傳關一度史封云自碧蹄至中和傳關而不似官文摸採開見則中和軍士金景立勿定軍役事也而偽造之跡顯然無疑即執其人究問出處則本郡居金景立所為而印信則其家山後埋

置云多發軍人搜探掘取得御寶一顆兵曹印一顆金景立即改名濟世自中和移居本郡者也即訊景立則招云平山大將欲作賊於郡內令我兄弟探見虛實故來到云怪其言語綢繆更加鞫問則辭說胡亂不可取信而大槩八道皆定大將別將渠則稱李道書寫而待黨類多聚之後不意犯京云極為兇慘其弟翼辰推問則八道都大將乃金百緘也其父直哉被虜於倭賊倭賊烹殺其父欽直哉恬然食肉其後因臺諫厥啓拿鞫得釋子百緘憤其父失職謀逆設計云凡千文書皆在於崔君家各道賊情崔君無不知之云且各道定將人容貌年歲一一推問戊冊工使故敢此馳啓云云於是分捕四出 按金濟世本兵家子也兒時為僧僅識字及還俗被屬於軍保不勝其役逃匿於鳳山地其父母親戚在中和者皆被侵徵濟世欲免其保役乃偽作禮曹下批訓導職帖填以己名又作抵中和府兵曹傳關折作驛遞先投鳳山郡欲遞送中和申慄見而知其偽即加究問得其御寶官印此濟世罪案大略也蓋濟世本避役故不敢直呈於中和而

欲以一紙傳關坐免軍役其計愚妄甚矣訓導帖當出吏批
而以禮曹批僞造又書禮曹叅知於帖內不知禮曹無叅知
僞刻寶印篆不成畫文書皆印以墨又不知次次傳關乃係
軍國重事不容以此免役益海西民俗愚頑不知文法濟世
還俗未久尨昧官家規例雖僞造文書而不成模樣宜乎林
於姦人之僞而亂言誣招也○己卯義禁府啓曰左議政李
德馨時在外方今此秘密狀啓本府即廳發遣收議乎何以
爲之敢稟傳曰允○承政院啓曰昨日因黃海兵使狀啓自
差備門直招四所軍士及入番砲手令內官跟捕而大臣政
院該曹俱不得與知聽聞喧喧以此駭異此雖出於密捕之
舉而實是前所未有之事也人君一號一令爲後世取則之
地雖當危疑急遽之際不可不愼而今此舉措非但一時事
體有所未安窃恐爲他日之謬例也臣等職忝近密不得不
達惶恐敢啓傳曰凡罪人家文書搜探自　先朝有例故昨
日傳教政院而仍下標信矣觀此啓辭則有直抄等語未知
其故更爲察啓且此非跟捕依舊例搜覓文書而已並知悉

回啟曰伏聞昨日中官領率軍士出去而政院及該曹堂上
皆不及知臣等之意以爲此雖出於一時事機之急而不無
他日之弊故敢爲啟達矣至於抄軍之說則標信旣下于政
院而臣等措語錯誤致勤聖教惶恐待罪傳曰勿待罪○刑
房承旨閔德男啟曰宣傳官禁府都事仍傳教派送於成册
中現名賊在之道與監司同議跟捕拿來而文書搜探則因
闕拿來都事處亦別指揮矣但金直哉金百緘拿來都事則
已爲發遣搜探文書則遣他宣傳官乎何以爲之敢稟傳曰
別遣○閔德男啓曰伏見開城留守書狀賊魁金百緘已爲
捕囚云宜遣禁府都事拿來而搜探文書堅封取來亦當其
妻父金以鼎並令因禁以待之爲便從之○黃海兵使柳公
亮狀啟鳳山郡守申慄牒報金濟世兄弟招辭各有異同之
處濟世則以白日陞爲忠州居人而翼振則以白日陞爲安
東校生云濟世所供黃海大將則平山出身丁義民而翼辰
所供則朴以龍云一處面質則濟世言曰白日陞果是安東
居人云且黃海大將則丁義民而朴以龍是別將云崔君則

禮曹書吏稱名年可五十許遠見其面似麻近見則鐵云矣
○庚辰傳曰國忌日亦為親鞫乎先朝舊例急速考啟禁
府啓曰取考府上謄錄則壬寅年禾愁獄事推鞫時七月初
九日 元敬王后國忌齋戒而推鞫此外別無可考處矣戊
申年逆瑋獄事時雖國忌之日因為推鞫矣傳曰知道○傳
于洪瑞鳳曰內殿遭喪未過數月而設行科舉未穩似當退
行於發引之後必有前例相考議處○閔德男啓曰伏見黃
海兵使書狀則丁義民丁聖民朴以觀朴以鼎等已為捕捉
並因於平山府云即遣禁府都事宣傳官拿來何如傳曰知
道○以柳寅吉為大司諫洪履祥為大司成鄭廣成兼弼善趙
希逸為持平韓纘男為校理吳靖為副校理張維為奉教○
黃海兵使柳公亮狀啓當初鳳山郡馳報不擧賊人招辭似
為踈漏而係干大事故為先馳報矣郡守申慄追報中和騎
兵金景立招內欲免本府兵洪大年奉之圖附館學儒生且
欲禮曹考講以免軍役禮曹書吏崔君處綿紬二疋許給公
文成出而一路列錄事及印信出處則外方愚氓未及知之

云同日金景立吏招則與郡地居梁德老及平山出身丁義
民丁戍男朴以官朴以龍等結黨夜間作賊於金禮京金應
龜金世春家牛隻雜物偷出田碧則承文正字稱云田碧江
則進士初試人而田碧之族人也而差定慶尚監司云○特
訓鍊都監郎廳安宗吉往鳳山見申倸推勘濟世等遂盡錄
其人姓名所供首末馳來上疏言之王悅下疏于鞫廳宗吉
因此得錄原從功臣○申倸者判書點之孫也以借述登第
事雖不發而士類不齒朝望甚輕恒怏怏不得志及為鳳山
郡守郡多草竊倸一一窮捕酷施刑訊至以竹釘箏十指端
以取服雖小偷必搆為大盜因此陞堂階至是捕得金景立
等當初不過偽造御寶官印文書倸乘夜潛負景立景立乃
死中求生遂依其嗾指有大將定將有犯京等語皆譏亂無
倫而倸皆掇拾入狀以大逆聞其時倸有門客竊語於倸曰
此賊決非大逆若至京變辭則郡守必不免反坐之辱矣今
郡守已陞堂上此人又以造御寶刼閭里大盜見捉只此捕
獲功又可陞嘉善階何必更蹈危機必欲以逆上聞耶倸不

聽曰嘉善虛階何貴耶此賊伏逆則我當錄勳封君安可捨之哉此語人多聞者又金直哉父子庸愚貪醜爲鄉里所賤悪雖賤卒亦無與之眠者人知決無聚黨之事其所引田闢田碧江白日陞等皆謀亂不的其人而王鍛鍊取服既成獄人莫敢言及慄誘柳彭頤告鄭經世黃赫以報私怨爲彭頤妻所發由此朝廷益知慄之姦其後李必榮繼尹暄爲監司廉得其實狀常欲疏陳而畏禍不敢上多與親舊言之聞者莫不憤歎○王引見領議政李元翼右議政李恒福入侍右副承旨閔德男假注書閔應恢記事官洪敬纘申得淵王曰國事艱危待卿弘濟辭章不止切常憂慮不知所爲卿今出仕國事何憂雖有疾病卧閣論道足以鎭浮俗經邦國更勿辭退勉輔寡昧李元翼曰小臣本無才德忝冒二十年不職之罪曾已畢達今不敢再瀆天聽身病如此則雖有才德之人決難供職況如臣者乎卧閣論道自前下教而首相之任所事多矣雖不領左右其任則一也臣獨在家敢論何道哉王以黃海兵使狀啓一度傳于領右相曰柳公亮狀啓如此

何以爲之卿等商議善處李元翼曰推鞫之事乎王曰非徒
推鞫一應諸事也李恒福曰其言雖似胡亂其招辭現出者
急急跟捕鞫問然後可知端緖矣李元翼曰小臣素有眩證
未能詳見狀啓之辭大槩書狀如此推鞫則可知矣王曰所
謂崔君何如人耶李恒福曰必變名也其所居處渠輩必明
白指示而其處無可疑人云矣王曰御寶及六曺印信僞造
各道定將非偶然之賊也李恒福曰極爲兇慘矣李元翼曰
見其公文則踏印以墨決非解事人所爲矣王曰雖僞造非
吏胥諳熟者所爲也閔德男曰狀啓有韓汝裕稱名而捕盜
從事官来言以家之疑似捕捉一人云賊魁来則可以憑鞫
姑拘留以待矣王曰崔君速捕閔德男曰其所居處未能的
指有洪彦邦者亦僞造印信而適已捕捉此人亦可疑也王
曰洪彦邦亦干犯於此者乎閔德男曰洪彦邦非干犯於此
賊適以僞造印信現捉且爲僧還俗者云亦甚可疑爲先盜
鞫則可得端緖矣李元翼曰僞造印信已犯死罪矣李恒福
曰不必以逆賊鞫問令捕盜廳義禁府推鞫則不無端緖現

出之理矣王曰令義禁府速為鞫問且金百緘為逆魁無乃此人之外又有其魁乎李恒福曰各人等拿来推鞫則可知矣閔德男曰國家不幸邊虞方殷此賊又起極為寒㥘見其公文則有同兒戲不足深慮大槩生意如此不幸之甚也近年以来財竭民窮失其所依而有此變故令大臣出仕自上宜頻接臣僚以講安民之策李恒福曰閔德男之言實是思量之言也須日臣之經席所達與民宜之者乃此言也經亂以後凡士大夫亦各有家則宫闕大役固不可廢再度華使之行奔走應役亦非得已故民雖至愚勞而不怨至于今日詔使已過宫闕已畢民亦勞止望其息肩而出後無窮營繕未已雖非識者亦皆動念即令後民之事十分省約可矣若一如平日興後種種出令不思休養之道則必有可憂之事矣自歲前有劇賊之奇而未知從何出到今見之必是此類蹤跡荒唐人多疑之而曾有此說盖人心靈也李元翼曰小臣亦以保民之說曾達於榻前矣古者有兵刃所不能制之賊尚且單車赴敵一言而化之仁心感人之速固如是矣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今者內自朝廷外至郡邑令出之後急於星火及期就限者謂之善為國事或以便民為主以傷民為慮而不及期限者例必生事然保民實是為國之本而監司守令公事舉行而已者末也今本末倒置已無可為之地古語云憂民者興忘民者亡置民於度外而為國事者豈可乎目前所未覩之變必在於冥冥之中矣閔德男曰須日義禁府以本府舊基重建稟定而臣等以為此時各司營繕實是勞民之巨弊議于院中還為出給則禁府又為來呈衙門尊重故不得已捧入矣本府乃推鞫之地所當重建而但近年以來物力蕩竭須見兵曹公事所儲之木亦已垂盡矣況凡營繕之時率皆取辦於三江私儲而三江之民一生生計專靠於材木每每占奪不給其價怨讟之興勢所然也獄在路傍間閣狹窄則理合修改而大廳猶可為坐起重建之後姑為待時宜當李恒福曰材木皆辦於江原道多産故也小臣所管之地故江原材木之事屢得聞之深山窮谷連歲斫伐體大之木曳出極難況此材木皆出於常貢之外初則人皆

訝矣今則習以為常二三年来各司分定私自求請監司不能抑制或無端伐取或送價求索四面雲集十倍其直漸入深山民力已竭若以違言論之雖無一道猶可為國一方之民偏受其苦有不忍言而其地本無士族故民情不達於朝廷念及於此豈非大可慮者乎法宮焚燒固當重建然蓄力待時以興土木不可一時並舉也王曰材木別無啓下之事各衙門私自為之乎李恒福曰各司或私自為之矣王曰禁府重建姑徐之獄間修理可矣卿等之言皆是矣中夜思之則近来國家多事每年有不得已興作而尋常憂慮未知此賊果由此而出矣然啓辭當體念焉王曰討逆之事不可不嚴而此賊出於此時須明慎詳覈十分善處李元翼曰小臣忝冒首相逢此變故主辱臣死固當以顛仆為限但推鞫一事雖羣議為之必首者專為之小臣雖同參筋力猶恐不及若主張推覈悉委於小臣則鞫問之事亦恐不善處矣主張者錯誤則在下者必汎然看過有不覺其非之理左相右相主張為之小臣隨筋力隨所思同參為之則其於國事亦為

便當既有詳覈之教不得不達王曰卿病勢如此不須来叅
推鞫事左右相同議為之王曰國忌則推鞫何以為之李恒
福曰逆獄不計國忌閔德男曰三省交坐不計國忌況逆獄
乎王曰京中如有可疑人則欲使捕盜廳譏察如何李恒福
曰捕盜廳以此為已任善為跟捕使之譏察可矣○辛巳司
諫院啓曰宗簿正南晫前為成陵都監監董之官多有不謹
之請及授師儒之任又被多士之譏宗簿長官係是清選不
可以此人苟充請命罷職答曰南晫曾經臺侍臺侍之人豈
有不謹之事乎無乃風聞失實耶宗簿長官何至不合勿為
煩論○傳曰石灰三百石令京畿監司措給于文陽府院君
永奠處○設推鞫廳領議政李元翼左議政李德馨右議政
李恒福原任右議政沈喜壽判義禁朴東亮同知義禁宋諄
辛慶晉朴震元大司憲李爾瞻大司諫柳寅吉刑房承旨閔
德男問事郎廳尹重三尹守謙○鞫金百緘等百緘供稱身
生長二十餘年只讀書為業不出門不交遊雖隣里之人得
見面目者鮮矣且前後隨母還徙不在海西金景立兄弟無

路得接面目姓名全不相識惟身久在載寧與賊人景立有
爭田事其人不勝而怨我家或衝火或蔟矢疑景立者卽此
人或意身曾讀書天磨山胎安寺有一人自言居於海州來
見身而去且以略韻一冊贈身其人姓名似是金景立而不
能仔細記憶矣與景立者面質則可知矣或疑身雖不出入
小以製述有名於近邑賊或風聞亂引也以臣微眇一書生
指為八道大將此乃理必無之說也願與伊賊面質則虛實
可辨矣又捧田闢妻懸令及趙石龍同名人安石龍李石龍
等招皆無實推官啓云此人等供辭如此所當嚴鞫金百緘
則必待金景立等上來面質憑問方可鉤問姑請牢囚以待
○傳曰柳公亮狀啓付書吏崔君吏令左右捕盜廳急急設
策密捕或湖西海西往還云下諭諸道購捕繫械上送可也
金直哉金百緘田闢等妻妾子女等依舊例急急拿來○壬
午捕盜廳以金信元金滌失捕事啓達傳曰知道國有紀綱
而大將奉令如是乎極為寒心勿論諸官宰相家窮搜必捕
容隱不出者必有黨逆之律○黃海監司尹暄狀啓臣曾見

鳳山郡守申慄當初第一馳報不爲擧名而泛稱一人僞造
御寶兵曹印至有各道定將聚軍犯京等語故不敢率爾馳
啓以待更報而十月十二日始爲具報僞造御寶文書及各
道定將名錄成冊監封馳報矣臣觀其僞造寶印兵曹公文
則齟齬胡亂其計不似而各道定將取招成冊旣已報來事
體重大不得已具由馳啓而成冊謄書僞造寶印文書並爲
上送以待朝廷處置而心有所疑欲問其詳同推官載寧郡
守權曄差定更爲推鞫則辭連援引之人愈往愈出各道僞
人其數甚多至於京城士人指名現出蔓延之患將有不可
勝言欲爲一一馳啓則人心自危多有可慮即刻入本郡親
問其情犯審察其辭色則所言果爲胡亂多有不實之端渠
旣以現捉僞造御寶之後自知爲國賊當死而平日一識面
小嫌怨之人多數援引應口發說有若曾誦者然委屬難測
僞造寶印形體篆畫有同兒戲文書又不似公文規式白日
捉呈官門自取被捉之道不至窮刑嚴問而自首以大逆不
道援引許多各人此亦情理之所難測者臣鈎問其前後諸

處作賊辭緣則答以謀大事者豈有小小作賊之理前日嚴問之下失對云云前後變辭不一而足似非病風喪心之人而兄弟一樣納招此爲大疑兵使臣柳公亮聞臣來到本郡亦爲相會眼同推問矣○黃海兵使柳公亮狀啓當初鳳山郡守申慄牒報內有一人來呈京關而僞造現露仍爲推問搜得御寶與官印云已極可駭至於八道定將聚衆犯京之言無所不至有不忍見繼以大將等姓名成册開錄馳報故不得不卽爲馳啓而賊人援引漸至蔓延郡情疑懼民間騷屑意外之變不無仍此而發臣愚過慮並及於狀啓中矣臣馳到鳳山郡與監司尹暄親審其情僞更問其所犯執其前日所供之招而詰之則大槩前後顚錯凡謀逆之事有若尋常問說話多發無倫胡亂之語矣○傳曰姦人之生其伏也無窮姑限諸賊畢捕間令捕盜大將都監大將整頓手下兵以待調用宮墻外四面擇定別將率武士巡伏譏察凡護衛等事十分嚴飭○推鞫廳啓曰金景立所引人香福則供稱所謂金景立一不接面目云金景立在鳳山連日發告同黨

姓名者前後三十五人皆秘密分捕多不知所在邑里騷然
○癸未傳曰討逆不嚴則是有心於容護也爲藩臣者所當
沐浴之不暇而黃海監司尹暄當罪人金直哉見囚之後非
但不卽械送自江陰移海州自海州又移鳳山愒度日至
於賊口所出僧人及京中士人亦不爲書啓乃敢曰胡亂不
實其詳覈處置自在朝廷而斟酌低昂惟意所欲極爲駭慢
尹暄姑爲推考賊口所出之人使之急急謄啓○傳曰國無
紀綱人心姦惡討逆之義知之者少金澔崔君尚未捕得失
捕之罪雖在於捕盜將卒而容隱之人無異黨逆捕告者各
別重賞隱匿者論以黨逆爲可以此意掛榜知委令此在逃
諸賊不無南走越北走胡之患津渡鎭堡各別譏察荒唐人
一一械送爲可諸道監兵水使東萊府使處馳諭○司憲府
啓曰湖嶺之間聞有暗行御史稱名人橫行列邑被捉於靈
巖郡本邑已報監司而監司韓德遠淹滯數月尚不啓聞不
職甚矣請命罷職答曰依啓○司諫院連啓南瞕罷職事答
曰已諭不允○李德馨聞逆變赴闕○傳曰祖宗朝逆賊親

鞫時兵曹判書入侍事昭載寶鑑中兵判命招入侍○王引見左議政李德馨王曰國家不幸逢變斯起深用驚慮不知所爲卿今上來慰喜百倍常時卿久處鄉曲有何所聞見乎德馨曰臣在一日之程晩聞逆變達夜上來初聞則定將八路云似有排置僞造文書云似有官書云極爲駭愕矣及見前後僞造文書及本道狀啓辭連情態則齟齬不似必是荒唐人所爲六曹之人必不如此所謂大將者拿來則可知矣果若排置則初不窮刑遽自供招亦似無理今來兩罪人可知謀計情態矣但輕重間國家不幸人人溺易爲此說寧有如此痛愕之事乎臣所居山谷也雖近處有之是無知山中之村氓也別無可知聞近來外人言則國綱墜地人不畏法可畏可虞之形不待此而知也海西一道人心土風自前殊常其地無士人皆是無知武夫土着民人中才人强盜居半矣金翼辰乃還俗云無乃明火賊邪自以其文書白日呈官有若故爲被捉者然其情未可知也賊魁既已就捕而賊亦來今日推鞫則可知端緒矣王曰見僞造文書非知官事者

所爲而但姑未知如何卿之所見何如德馨對曰難以推測
無乃試於官中有所爲之計而然耶無端而爲之難測之事
也昨見監兵使會推狀啓則其賊所招似是不實云此亦殊
常矣壬寅年忠清道亦有逆變溫陽郡守李質粹多教誘
上京殺之亦多其中新來罪人不爲多杖而各邑地名各人
年貌皆能言之而其言終乃不實在前亦有如此之人矣此
則魁首已捕可易推覈崔君者似是謀主丁義民似是腹心
此兩人似關係矣王曰然矣崔君雖云禮曹書吏似非真也
淂非外方之人而假稱者乎德馨對曰此必假稱而爲此事
者也金翼辰既來窮問設捕則渠將安往且今自迎曙以西
七站罪人上來之時守令領軍長候路傍則年耕已迫而凋
獘之餘勢將顚仆矣王曰前者見之如此事出於春間民不
淂耕種今亦值耕種之節此憂非輕德馨對曰必使賊則盡
捕民則安業可也下諭八道以示鎮定之意如何承旨亦同
辭賛之王令政院察行王仍咨南邊開市及西北虜情等事
且教曰未知此賊果以號牌簽而見狀啓則皆稱以號牌而

蔡云如何德馨對曰號牌事與往年異矣其時上問甲乙所
論備達矣苟善爲之則盜賊無所容矣今此趙石龍等亦可
按籍而捜得矣○王御西廳親鞫罪人領議政李元翼左議
政李德馨右議政李恒福判府事沈喜壽判義禁朴東亮知
義禁宋諄同義禁辛慶晋朴震元大司憲李爾瞻大司諫柳
寅吉都承旨鄭曄左承旨李好信右承旨李志完左副承旨
尹暘右副承旨閔德男同副承旨洪瑞鳳注書鄭基廣假注
書閔應恢崔貞元史官洪敬纘申得淵入侍捧金濟世招所
供與鳳山所供畧同而時有抵梧王問其主謀之人濟世供
稱主謀者崔君也其家在於義洞其弟詳知矣王曰汝已御
寶僞造其罪當死從實供招崔君變名與否更加詳問濟世
供稱崔君者初則稱李黄云矣李恒福曰崔君旣爲失捕而
其面貌年歲及所居之家則此賊兄弟能仔細言之令捕盜
大將率去此賊使之的指其家然後渠雖逃走收捕隣里問
其何許人來接此家則似可以推得矣王曰依啓王曰渠旣
稱犯京云此辭緣及逆謀始初時事並詳問之濟世供稱犯

京則欲於七八年後經營爲之謀逆則己酉年始爲而欲避
彌牌而爲之矣王曰犯京辭緣及謀逆事己酉年某月於某
處爲之乎濟世供稱崔君泛稱犯京而無他議耳王曰金百
緘以何故而生此凶謀乎濟世供稱金百緘之父以京父之
故前年被鞫恩被再鞫生此兇謀矣左右相曰金直哉之被
鞫在於前年而渠之謀逆則在於己酉年云此是違端也王
曰以此更爲詰問兇謀節次不爲直招平問故然耶左右皆
曰兇謀則必杖之然後直告矣仍與李石龍安石龍崔有海
等面質則崔有海則謂之崔極海李石龍則謂是安應龍安
石龍則未曾見之人云王曰此中無趙石龍與否今可問之
濟世供稱此是分明趙石龍矣德馨曰汝既稱同時赴擧而
此人乃私奴也豈有與私奴同赴擧之理乎供稱趙石龍乃
擧子之私奴也更爲鉤詰則濟世供稱今始細見則不是趙
石龍矣王曰崔有海則乃真的云耶對曰相見於中興寺矣
王曰當其相見時有何所議之事乎且與崔有海面對憑問
濟世供稱所議之事則逆謀也崔有海供稱頗得細達云云

左右皆曰元招則徐當捧之矣姑問其相見之由崔有海供
稱所居後有佛堂讀書上去時此人等率二僧人來宿皆稱
生員談話之間問及其楊則尹奉益則稱庚子楊金應辰則稱
丙午楊尋常戲謔間如有謊說者則曰此亦庚子楊人以為
譏弄之說話矣王曰何以處之大臣皆曰崔有海則姑下獄
金翼辰則拿入捧招為當翼辰供畧如濟世之供王曰何以
必推金百緘為大將乎翼辰供稱以其知事識字而有勇故
為大將矣捧丁聖民朴以觀朴以兟閔弟龍韓今龍等招
或言與濟世前有嫌釁或言濟世利其財貨而然云○甲申
司諫院連啓南暐罷職事不允○時延陵府院君李好閔乞
暇還葬于楊根聞逆變還來啓曰臣伏蒙恩暇已為開壙當
葬而不意聞變不勝震駭不敢以私事退在且所謂金直哉
即臣亡兄師閔之婿也直哉悖戾黠妻雖為一家之所共斥
絶而變出門中尤不勝震惕之至謹以趍詣矣荅曰啓辭知
道卿宜安心勿為惶恐○王引見平安兵使李守一教曰卿
前在北道必備諳虜情亦知西賊之情耶李守一對曰老賊

形勢雖未詳知餘許忽溫等部落必統合然後可動於某處以今所領之軍似不敢遠出臣意則如此矣王曰近觀本道狀啓則老酋每送人于滿浦鎭云應待之際必須善處俾無後悔李守一對曰北邊則臣受任見之防備諸事似有可恃西方事聞之則靡有可恃之勢云臣入往則即當巡行隨事啓聞矣大槩邊臣狀啓例未易成朝廷必須因狀啓施行似可爲矣王曰卿之所言當令備局隨啓速處矣仍賜甲冑弓矢王曰本道城修築矣若有民怨則不可爲若不築則無備卿須觀勢量時善處若有警急則胡人善以鐵騎長驅必須據險淸野然後可爲也守一對曰聖敎當矣古語有之兵糧雖足人心失則不可守西方無一城可恃無一兵可用糧亦不足近來人心不善雖器械皆備亦恐難濟況無備如此極可慮也人心收拾則非一邊臣所能爲必須自朝廷講究得民和之策王曰逆賊在逃者多不無南走越北走胡之患津渡等處另加譏察對曰當盡力王仍親鞠捧金直哉招承告閔德男進曰直哉不對所問只爲蔓明何以爲之王曰豈有

以平問輸情之理乎閔德男進曰崔君捉來云矣王曰東大門內家捉得乎曰金濟世往於義洞家則有人出見濟世曰此是崔君云故拿来云矣仍進所採文書一小箋而皆是雜文書仍拿入所謂崔君者使供則只稱曖昧無事可達百般引問只稱願與金翼辰面質而已曵出後拿入金百緘捧招百緘願與金濟世面質左右皆曰逆謀豈於平問吐實乎面質姑徐之可也閔德男進曰禁府都事率金益辰往所指崔君家則非朝者其兄所指之家亦有皮匠者渠熟視曰此非崔君似是崔君之奴也云故亦為捉來矣且往韓汝裕家則非初所指鍾樓近處也行到奉常寺越邊指一草家搜之則乃一瞽婦之家也隣雜家有韓繼雲者而適以會飲出去而来路聞之則已為捕得云矣沈喜壽啓曰大獄之初固難遽以為不實而金翼辰等所供多有疑似之跡治獄不可不嚴且重然事之重大處尤可留念自王必於重治嚴鞫之中稍存疑似之念可矣王曰此賊白日呈文於官門而現捉此似可疑但近来人心極惡何可謂必無此變也大槩討逆之義

知者盖少不可不嚴重也且各道定將云者果實則非偶然
之逢賊也必待諸賊入來究問然後可爲處置矣喜壽曰上
教然矣李德馨曰金翼辰必須不殺而留置收捕諸賊箇箇
質問然後可有所處置也閔德男請以所謂崔君者混置衛
士中令金翼辰辨别之仍抄出衛士容貌與渠所供稱相近
者二十人以所謂崔君者混置其中而分左右立之使翼辰
先見一邉人則良久諦視指一衛卒曰此是崔君也左右諸
臣皆知其姦狀相顧譁然更使又見一邉人則亦良久熟視
指一射手别監曰此是韓汝裕也左右尤覺姦狀無不憤惋
皆以爲刑訊爲當王曰軍器軍糧等事昨日未及問之令可
更問所謂崔君者則加械下獄閔德男曰所謂崔君者下於
義禁府乎李德馨曰當下典獄耶王曰盡實問逢獄不可不
嚴下於禁府拿入金翼辰更推王曰刑訊則決不可爲乎問
可矣雖刑訊姑待諸賊入來質問後爲之金直哉兇謀此人
皆知之徑斃則不可爲也不特此也大槩渠雖非有意而告
之有同告者刑訊則姑不可爲德男進曰金翼辰雖更推别無

現出之言何以為之王曰姑止之拿入黃慶龍捧招閔德男
進稟曰禁府都事率金翼辰往捕崔君時所捕崔君奴子稱
云者及韓繼雲隣家捕得一婆婦何以處之王曰問于大臣
德馨曰似是虛僞理宜速處雖似虛僞者正犯云則猶可仍
囚此則次知也不可拘囚問于恒福亦曰宜當王曰既指為
崔君之奴勢難容易放之姑囚於典獄兵曹啓曰自古兇逆
之徒必締結士賊以助其勢今此兇賊亦安知陰結諸處士
賊乎獸窮則搏人事理之當然跟捕四出不無驚動萬一網
漏之賊潛蓄等死之心則為患非細而獄事滋蔓其損傷
國家元氣曷有極哉道路流言皆傳兩湖有劇賊云此說端
的與否未能知之往往斬殺人命委屬可駭以此見之似有
劇賊着令兩道監兵使察加譏察嚴設堤防允合事宜請將
右意下諭何如傳曰允○時黃海監司狀啓白川郡守李惕
捕得金直哉妾女婿皇甫信問之信供稱直哉與其子弟寶
有陰謀狀鞫廳遂執此以為端緒及鞫金直哉直哉供稱身
貧病杜門而織讀書為業不見人面曾於胎安寺遇一人名

景立行甚無頼侵擾僧徒身不與之接戒僧徒勿以饋食渠
因此必為懷嫌皇甫信本是賤人隨僧讀書來接身洞内空
家仍窃奸身妾女子身怒而黜之因此怨身黄海道人心極
悪如此身以此不為出入出無所騎入無奴僕假貸朝夕以
養每年垂七十兄弟各在遠方不得相見豈有聚會數千人
作逆之勢乎皇甫信所引女婿金寛身死已久而信並擧証
告其説之妄擧此亦可知矣仍囚○金翼辰所指捕得崔君
供云身非崔君也乃私奴李奉世也歳歳以皮為業不出東
門不知金濟世等為何許人云○又鞫黄慶龍崔山谷李億
禮李温朴大温等皆稱寃枉或云以嫌怨為賊所搆云○又
再鞫金百緘以皇甫信之言則供云信窃身之孽妹走匿時
身追逐捕捉於其山麓援之於水右足跟為石所傷七月不
瘳信必因此搆誣云其餘與直哉供同○乙酉司憲府啓曰
拿致逆獄罪人一刻為急近因觧弛人不畏法如此莫重之
事恬不動念罪人金直哉拿来之時稽遅日子尤甚緩緩遅
滯之由亦不啓聞其押来都事請命罷職 先王華章藏在

太僕該官所當恪謹典守而慢藏誨盜至被偷竊賊已伏辜
則典守之官難免罪責請命罷職○王引見平安監司鄭賜
湖王曰體察使欲築城於可築處以為警急可恃之地然若
有民怨則雖築無益矣若慮此而不築則亦失機會卿須與
兵使詳議事勢斟酌善處賜湖曰患城大而難守欲小築而
固守故始此城役誠為善矣然必須詳量可守之勢然後為
之可也不然雖有器械將焉用之小臣往觀而為之矣第以
民力凋殘未知善處之策矣王曰國家不幸當此艱虞之日
逆賊又起討逆天下之大義不可不嚴故收捕四出雖遠方
他道必有餘黨逃匿之弊亦不無走胡走越之患本道鎮堡
津渡各別譏察仍賜以皮物戎器王仍為推鞫捧崔有海田闢
真伊貞淑生伊難石等招崔有海供與初對同田闢供身與
景立等姓名面目昧昧平生渠以身為大將必與身相熟往
來者也試使渠細告身家舍垣墻內外門闥東西向背一一
劄錄吏令人寫身家舍曲折對較辨正則渠之誣端見矣且
請面質○傳曰面質元非鞫獄之體不可每賊而面質矣擬

招辭嚴刑鉤問時罪人以金濟世亂言誣引皆請西賈故王恐獄不成以此止之○傳曰金濟世兄弟備諸凶謀自當按鞫處置徑斃則必有難處之端姑解枷杻只鎖項足善為看護○丙戌司諫院啓曰金直哉不卽拿致皆因尹暄移囚海州彼此相違以致日子稽滯請罷暄職王曰尹暄狀啓極為非矣虛實間斷獄則當自朝廷處置而費盡多少說話雖非營護任意低昂亦是年少不解事所致而實未知其故依啓辭罷之○王推鞫罪人金以鼎金海峻僧太性以次納供啓不服丁聖民朴以觀朴以昌刑問一次不服又鞫皇甫信供云身本不知直哉父子謀逆狀白川郡守劫令首實施以酷刑至以大竹釘從足背穿尖出足掌身不勝楚毒亂言而已實無所知願審受釘處以辨究酷大臣就審之足掌果有穿穴膿瘡未合見者顰蹙相謂曰李惕非武手何忍為此刑耶承旨閔德男進曰皇甫信供稱白川郡守威力捧招而已更無所達云何以為之王曰前日雖盡納招豈於平問吐實乎以狀啓所報事意問之德馨曰狀啓事意不可宣泄矣王

曰抽出其事意而問之大臣曰似可旋為刑訊王曰不可刑訊可為壓膝仍教承旨曰雖云威力捧招既已明白供招到令還諱壓膝鞫之於是壓膝甚惡王曰徐徐壓之而鞫問信遂亂言請服供稱先犯開城仍犯京城而刑則願服緩則還諱不盡吐實且壓且止多般盤問則或稱以宋象仁為首或稱以丁好善為首或稱以李好閔為首壓膝拷刑之最酷者也人嘗之鮮不誣服者然必刑杖累次然後壓膝例也不杖而壓之尤人所不堪故時多以此取服王下詢並拿問當否大臣曰姓名既出拿來則似不可不為既拿之後其所處置惟在於上王曰丁好善先為拿來李好閔徐可議處左右皆曰金濟世等雖已承服有同元告故不為處刑此罪人則與濟世不同已為承服不可晷刻遲留請速正刑王曰此則自上亦知之矣或慮有可問之事耳左右又請正刑王曰雖當行刑今日已暮勿行死刑不有　先王傳教乎左右相曰夜未明而未晴勿行死刑是法文也李恒福曰宋象仁朝官也且重出賊口似當即為鞫之而累日親鞫至於犯夜今日則

自上有咳嗽之證入侍諸臣莫不憂悶此獄勢難於數日內
畢完此後則早罷爲當今日亦罷如何王曰宋象仁則雖明
日可鞫矣金百緘則不可不令日內嚴刑窮問矣金百緘刑
推杖十四度百緘願爲誣服德馨曰渠稱誣服不可問也將
爲仍刑則供稱謀逆果是王曰今可細問其節次百緘願鮮
縛則詳陳鮮縛後供稱皇甫信等結金濟世謀爲大賊其妻
招問則可知願與皇甫信面質王曰還爲刑訊百緘又願直招停
刑問之則又歸之於皇甫信如是者數四還爲刑訊則供稱
其逆謀曰自爲謀主而八道皆定將云援引朝士儒生甚多
且言欲與府院君李好閔前監司尹安性前佐郎宋象仁前
郡守丁好善前正言丁好恕等數十人舉事犯京已定日期
云左右請速正典刑王曰典刑固當矣既死後則所援引之
人何以辨之乎大臣曰上教允當矣死後無憑可問未知如
何德馨曰禁府在此兩司在此下問處置可矣王曰卿等詳
議善處李恒福離席曰臣等當守法而達矣豈有他言哉伏
聞賊招則所引士子皆是知名之士朝廷重臣亦在援引今

夜間闕門之外必如沸湯騷動極矣遇此非常之變自上亦
極驚動臣入侍伏地心不勝悶鬱自上必於靜夜之間湛然
虛明之時澄心靜慮平心察理處事出自宸斷高出常例人
心可鎮淑問明慎是聖上猛省處也德馨同聲進啓曰臣家
在門外得聞外間人言則崔君捕捉時至及皮匠崔有海捕
捉時並逮僧徒京山寺刹僧皆奔避讀書儒生亦盡下來方
外極為騷擾李恒福所達自上留念可矣王曰卿等之言善
矣大槩討逆至嚴網漏不可橫羅不可自上亦極難處卿等
相議善處但今所請即為正刑則所引罪人辨之無據似為
難矣李恒福曰自上軫念辨覈無路下教至此至嚴之中至
仁存焉孰不感激大槩人君處事若害於義則固所不可若
為囚求生則不敢不將順矣臣等所以出於常例為言者何
所不包乎李德馨曰甲午年宋儒真之獄所作檄書不忍見
鞫問時儒真言呂大老所作云呂大老萬無生理及其捧招
時 先王問於左右左右皆以為罪重之人不敢容議而
先王特命即為放送臣不覺發聲痛哭左右欲禁止之 先

王以為渠之情理然矣勿禁出送如此處置有司豈敢議之
乎金百緘究謀箇箇承服久留難矣承旨進稟曰招辭見出
人何以為之德馨曰可即拿来王曰徒黨加問之如何德馨
曰若諱其腹心而徒引不關者則痛憤矣王曰不關者使勿
言之徒黨盡問之百緘又供引尹淨等仍問犯京節次又舉
外方所引各人姓名盤問之際大司憲李爾瞻曰討逆當問
其推戴者此事窮刑問之可矣左右曰所問究謀節次者此
也王目爾瞻曰彼言是矣予之所欲問者此言也百緘供稱
尹舟殷子年八歲而有英特才故欲為推戴矣王曰雖已承
服可更刑訊豈有以八歲兒為之推戴之理乎供稱本欲以
尹渫之兄淑為推戴淑身死故以舟殷之子推戴矣王曰自
古以来謀逆者必有推戴豈有以如此微賤之人為之推戴
乎屢為不實之言更刑訊之供云尹淑死後實欲以尹安性
為推戴矣王謂大臣曰推戴者不言之如之何對曰若諱實
不言者可痛王曰兩司長官可議之李爾瞻柳寅吉對曰罪人
既承服之後則當先問主謀者次問推戴者窮刑嚴訊可以

罪人斯得矣王謂大臣曰於卿意如何德馨曰更問為當李
恒福曰但又言他人則難以指的矣王曰不但刑之而已必
問所為推戴者渠不言腹心而每思而言之似為不實矣供
云將死之身豈敢隱諱王曰犯京後必有推戴者而每以尹
安性為辭須直供必欲推戴者供云柳永慶子柳愃英特尹
安性使以此推戴矣王曰推戴者只一人而每每異辭胡亂
達之吏刑之供云欲容達而都事聽之如何王曰容言於都
事供云所欲推戴者順華君養子晉陵君也王曰似舉黃赫
姓名更詳問之供云晉陵君見黃赫去來時歷入尹安性亭
子矣黃赫順華君妻父也時謫居信川故王疑之也王曰晉
陵君只見黃赫而來乎黃赫亦知之乎供云晉陵君言於黃
赫與否則未知矣渠則不言於黃赫矣李爾瞻曰賊人雖曰
承服似非真承服常時知姓名者有若思而言之者至嚴獄
體反歸不嚴無窮問之無窮言之而或多引嫌怨將至空人
之國而後已不勝罔極自王必別樣處置可也王曰何以處
之李恒福曰己丑年汝立之三寸姪鄭緝援引之多至於一

百二十餘人 先王以為亂言也其人以下命使勿書及其
捧招啓達時推官等忘之乃曰問事郎廳遺漏也 先王揮
手曰予果命使勿書也其時事如此矣王曰今則如何大臣
議處大臣曰姑止勿問如何王曰欲得真腹心問之而以致
愈多如何李恒福曰罪人到極處例必如此得罪人極難矣
王曰姑止勿問承旨以賊招所引各人名録進啓曰並拿来
乎王曰議為之大臣曰既出賊口自下何敢取舍低昻乎大
司憲李爾瞻大司諫柳寅吉進啓曰臣等待罪兩司見此逆
賊則逆賊之尤悖者也初則諱之將服則云誣服欲如誣服
而死者然且多引無辜之人期於騷擾八方震蕩人心而後
已賊招所出人若一一盡捕則及所以墮其計中耳自上下
問大臣而大臣皆以胡亂之言盡當逮捕無一言捄正而以
賊口所出無如何為言自王必須別處置可矣王曰大臣取
舍何難乎議處可矣德馨曰持法議之可以議之若法外則
何敢議乎兩司之意亦非自下處置之謂也恒福曰以為此
輕彼重而分揀則極難臺諫亦必不勝沓沓而為是言矣然

獄體至重自下難為言矣甯瞻曰獄事大臣不言孰當言者臺諫將起就座列王曰姑坐仍問曰自上亦何能盡知卿等相議善處德馨曰天意所思書下則必不無將順之事矣王曰即可退去議啓德馨曰雖退議榻前恒福所達出常規云者下人欲為將順而有此啓矣王曰以招辭更見勿以為難會議以啓恒福曰事體至嚴兩司所啓之言當然矣多官仍會鞫廳羣議啓之何如王曰勿為閑門仍會鞫廳定奪後羅之時百緘所引共五十一名多其所嫌怨云推鞫廳啓曰賊招現出人臣等及覆詳議其所謂八道大將者金濟世兄弟皇甫信金百緘諸賊所供各異其名其所謂腹心者皆是金百緘隣里相知族親名慣之人觀其納招之際苦思舉名以要停刑則似涉胡亂不的至於推戴之事屢次變幻姓名情益難測臣等雖欲稱量輕重有所取舍無所據依慌惚難斷或以為就其八道定將腹心推戴三欵中取其重者拿来似當或以為重出於賊招者為先拿来其餘姑待再出賊口而處之宜當或以為情罪緊歇不係賊招初出再出推在自上

酌量供稱所引如涉於胡亂者裁自聖衷別揀處置特出常
視群情洽然臺諫陳啓亦在於此伏惟上裁○丁亥命適判
義禁事朴東亮以他人擇差○王親鞫拿入金直哉刑推直
哉供稱願直招王曰問之供云百緘等乃誣服云王曰連刑
直哉供云百緘等爲怨上之言則與聞之矣王曰連刑直哉
更願直招王曰問之直哉供云厥子之言皆是矣王曰節次
不直言連刑直哉供云願盡言亮謀曲折王曰問之直哉供
云平安道咸鏡道聚軍欲除君側之惡以報嫌怨云又言欲
來陣延曙驛王曰可問之事連續問之直哉承服供招之際
王曰問事郎廳問事之時未免踈漏且不明白所謂君側之
惡何人耶既謂來陣延曙而犯京云則其節次及所欲推戴
者肅清朝廷事並不詳言更刑而問之供云推戴則聖上在
上死無他志肅清則欲如安處謙故事矣仍舉常所嫌怨之
人如李爾瞻李昌後柳永謹宋諄等皆欲除之云王曰問事
不能鉤問所欲推戴者並刑而問之供云二十餘年廢錮故
王子君等亦不知矣王曰然豈無其人乎不直招則更刑之

准三十度後王曰肅清推戴等事不為直招壓膝吏鞫方壓
膝推鞫時王曰肅清君側剪除憎怨必非所獨為同謀者盡
問之雖朝臣使言之承旨言曰罪人氣絶將死請曳出王曰
姑曳出大臣曰此賊若不為典刑則極為痛憤迨未氣絶速
為典刑宜當左右同聲贊之王曰鮮枷入之速捧結案同知
義禁辛慶晉進啓曰逆魁今將正刑似當曉喻八方以鎮人
心大臣曰典刑之後有告　廟陳賀等節目厥後有曉諭之
事此等事請從急舉行王曰己丑年則典刑時有列立之舉
矣大臣曰果有之速為分付可矣承旨啓曰直哉氣息將絶
若待百官序立則必未及典刑於生時雖未列立當為正刑
王曰雖未列立速為處置李爾瞻柳寅吉進啓曰逆魁直哉
將為氣絶或云有一縷命脉之時宜為正刑云臣等之意列
立行刑其意有在雖已死之後典刑列立不可廢也鄭汝立
時亦陳尸列立請依此為之王曰百官列立後行刑事急
急催促為之傳曰李好閔勳舊老成人也豈有他意中慄乃
好閔之婿賊徒無乃以此陰中乎勿問大臣曰上教至為允

當不勝感激○鞫金直哉金百緘皇甫信捧金孝哉招供云身見兄直哉已三年向者一見卽歸且兩耳俱聾一家皆以病人目之小事且不與相議況謀逆大事乎雖死不敢誣服王命嚴刑刑問一次不服捧宋象仁招供云身是直哉異姓四寸弟也直哉罪廢之人而身以骨肉之義上京時或一番相見嘗聞皇甫信潛奸直哉妾女身每痛嫉嘗語百緘等曰此漢可憎吾見必杖其脛其後聞信聞此言頗畏懼云信必因此嫌搆亂言身若聞此漢之謀則百緘等就服招辭豈不顯出乎身以象賢之弟四世登科常以盡忠爲心庶不墜家聲而今隔不測之名更無所達仍下獄○以朴承宗爲判義禁曺倬爲刑曹參判特拜李冲爲全羅監司李必榮爲黃海監司李俔爲慶尙左道兵使尹重三爲侍講院輔德崔鳴吉爲兵曹正郎○戊子傳曰討逆乃天下之大義也春秋之法至嚴人臣若故緩於討逆之擧則其罪與逆賊同也目今天理晦塞人心極惡沐浴請討之義鮮能知之朴東亮敢於榻前有營救之態其無狀極矣所當嚴鞫處置而但此是守陵

之人姑從寬典只罷其職○王親鞫推官以下以次入侍李
元翼自此辭疾不參捧全謇崔卓直哉二婿全寯全弘業等
招金孝哉壓膝不服又捧晉陵君泰慶直哉弟德哉僧浮雲僧
靈雲咸恩招皆云直哉强悖一家不和國人所知身等或與
皇甫信有嫌或與直哉有嫌與為謀逆無其理云全謇供有云
逆謀之事雖無狀然必有謀計如齊之田完漢之王莽是也
直哉則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皆所鄙棄父母妻子兄弟奴婢
各懷二心尋常小事且不得成就如此大事孰從獨夫而謀
議乎泰慶亦供年少未嘗至海西黃赫亦不相見直哉父子
名姓則告變後始聞之全無所知云○黃海監司尹暄狀啓
臣與兵使柳公亮眼同推問之時逆賊金濟世敢以萬不近
似之人掛諸齒牙兵使臣柳公亮詰其所謂鄭姓人在於黃
海道乎在於江原道乎安道乎云則渠供以慶高道內廂曾
經大司憲云臣聚首錯愕欲擬所供直為馳啓則萬不近似
之說不敢形諸文字中而即招鳳山郡守申慄問其當初亦
有這等說話則申慄答以胡亂之言果為納招不敢並為馳

啓云臣與兵使柳公亮相謂初聞金百緘之事便令人信然
而胡亂之語乃及於此後日之事未知畢竟如何但當逮捕
賊口所出人俾無綢漏而以待端緒之出最後所出京城崔
有海等已為一一馳啓自聞萬不近似之說不免有惶惑遲
回之罪前後賊口所出人在於本道者即為行文逮捕在於
平安道開城府者並一邊移文捕得討逆之事在臣子何敢
一毫容護率爾馳啓語不明白萬死無惜席藁待罪○時鄭
仁弘權寵已盛其徒咸以大忠大儒大勳貲之雖異議之人
內懷不平而舉不免合口稱賢金濟世亂言指引初無所累
於仁弘而人猶不敢舉論其姓名其聲勢張甚如此○己丑
兵曹判書朴承宗辭兼帶判義禁兵曹禁府常例不得兼察
故據例辭之答曰此時不可控辭兼察何妨○王親鞫金寯
金弘業金德哉等各刑問不服丁聖民朴以觀朴以昂等並
壓膝不服咸愿刑問不服又捧金國良徐震男申悅等招金
孝哉壓膝不服金國良濟世父也國良供云身生濟世三歲棄
別其母其弟翼辰在腹而去今不知其名字濟世十五歲

時與其師僧來見身十日辭去本郡聞而定役身代應其役
歲出二十餘匹濟世終不相顧其不孝如此身欲見此子先
死而後就死云金國良徐震男供稱不知申悅供有云身孱
拙書生未嘗出入如身者謀逆則國豈有寧靜之日人豈有
餘存之民乎又捧濟世所引梁德老等十二人招皆是黃鳳
間居民多是與濟世有睚眦者也○王世子率百官稱賀如
儀頒教赦雜犯死罪以下教書若曰春秋有王法既正討逆
之法雷雨敷德音爰施赦過之典屬茲神人之咸快誕告寰
宇之同歡予以寡昧之資叨承艱大之業常憂一夫之不獲
庶見四方之無虞豈意梟獍之徒敢負卵育之澤逆魁金直
哉稍知文字之小藝曾從衣冠之末班五倫皆亡不但親戚
之共叛舉世咸棄寔惟覆載之難容老牖下國已失刑繁紲
中天寶降罰自以罪廢之久反懷怨懟之心極惡窮兇惟日
不足干名犯分謂天可欺乃與其子百緘其婿皇甫信等誰誘不
逞之徒陰蓄無君之計謂將劫糧聚衆先據一隅乃敢定將
結屯潛通八道擬於三月之晦已定舉事之期自言直犯京

城是豈可忍或稱肅清君側將欲何爲皆出供實之辭莫揹
搆逆之狀含沙之毒乃至射日滔天食土之毛誰不痛心功
甚幸賴天綱之不漏亟致兇謀之自彰斯皆臣庶之炳幾抑
亦祖宗之陰隲通天之罪惡人得以誅之肆市之刑章予豈
獲已也乃於本月二十二日將逆魁金直哉金百緘逆賊皇
甫信等俱凌遲處死籍沒家產破家豬宅等事一依律文施
行抑恐潢池之蛙誤混被崑崗之烈炎爰推曠蕩之恩俾知
勸懲之憲云云於戲惟其所召宜思禍福之機咸與維新共
躋仁壽之域○延陵府院君李好閔上疏曰闕下待罪人臣
李好閔上言于主上殿下臣頑命耐久白首不死不幸今者
臣孼出於門中名掛賊口同出之人悉被拿鞫獨臣猥荷洪
造以臣犬馬之齒稍有微庸特寬三木之誅臣感激流涕不
知所云竊伏承備忘記勿問之旨至念賊徒有陰中之計此
則又千萬人意慮之所未及臣伏讀恩旨當何爲懷惟感淚
無窮而已第念臣平生立心未嘗不以忠君愛國之念蓄積
于中而不期雜出於兇賊之招名涴身辱臣誠痛憤惶恐不

敢以晏自安謹率群從子姪伏斧鑕席藁請命伏乞聖慈早
正刑章以為擇婿不謹汚衊門户貽辱朝廷之戒臣不勝叩
心戰灼之至答曰䟽辭具悉宜安心勿待罪○庚寅王親鞫
捧丁好恕丁好婦姜秀峻韓儕黃有秋等招好恕供云初不
知直哉父子面目而兄丁好善為試官于海西停擧百緘起
因此搆嫌好善為黃海道御史按劾海州牧使尹安性貪縱
罷之身去年五月以書状官赴燕京六月初六日之間
方在義州豈有兄弟會尹安性謀逆之事乎姜秀峻供云以
塲屋停擧為其所嫌云韓婦黃有秋亦皆擧顯嫌為言丁好
婦招與好恕同金德哉全寓全弘業全謇等並壓膝不服丁
聖民金孝哉成愿並烙刑不服王曰討逆雖不可不嚴不可
使有横罹之人雖僧人若無辜則不可刑李德馨曰聖教
至當矣此賊援引嫌怨者似多昨日金國良之招内関西等
處一飯不饋之怨盡為援引云矣王曰金直哉所供各道大
将與百緘所供各異此則何也大臣曰並與皇甫信三人所
供各異若田碧江白日陞云者當初亦疑其自中相應之號

也田碧江則捕而不得全州一境因此騷動將至空虛云矣王曰後其日拿入金濟世更問之如何大臣對曰若平問則必如亂稱崔君之爲若刑訊則必亂引他人拿問厥母審得其所與切者然後似可以處置矣又捧鄭勝權若徐必成皇甫湜招（勝若皆仕人也供云有宿嫌被搆湜信之父也）○辛卯司憲府啓曰逆獄之事至嚴且重爲藩臣者所當劃即馳啓以俟朝廷詳覈處置而已前監司尹暄於逆魁金直哉被捉之後轉輾移囚雖未詳其曲折至今拿致稽滯已極未安而賊口所出初不書啓乃敢曰胡亂不實朝廷詳覈之前先容自己辭說於其間其於莫重之事率爾任意斟酌低昂之罪不可不罷職而止請尹暄削奪官爵答曰已爲罷職不允○司諫院啓曰逆賊之變出於聖明之世苟有血氣孰不痛心討逆重事爲推官者所當審克嚴密而判義禁朴東亮乃於天威咫尺之下敢以己見反加營護其緩公論蔑大義之罪昭不可掩請命拿鞫定罪答曰已爲罷職不允○王引見黃海監司李必榮王曰賊黨未及捕者多矣其稱將領云者

則械繫上送其稱徒倘云者則拘囚待令無辜良民則盡心鎮撫無使失所李必榮對曰國家不幸遭此大逆本道則變所由起異於他道而受此重任誠恐不逮無以仰副委遣之意不知所措矣大槩本道變出之地其為徒黨未出賊招者亦必多矣或不無窃發之患最是可慮也王曰今日海西方伯無踰於卿卿宜勿辭察任且賊黨必有自他道而逃避本道者令守令譏察措捕其他操鍊軍兵等事則在卿施措中予不多言王仍親鞫罪人捧皇甫忠丁義民尹浄李必壽等招金孝哉丁義民刑問不服金德哉全寯全弘業全謇烙刑不服皇甫湜皇甫忠刑問不服王曰李必榮所啓號牌事大臣可議處大臣曰黃海道遠退期限定於初秋似當王曰依啓沈喜壽曰號牌設立本為庶人而朝官先佩之文官則以某年生某年第書而佩之蔭官則以某年生某年入仕書而佩之此豈紊亂難辨之事乎 中朝號牌不如是矣果若終不得行則朝官先鮮之為當王曰卿等相議為之沈喜壽曰此事將為一取笑之資耳賊人雖稱以號牌而出此豈實狀乎

盖是直欲窮兇極惡而爲此不測之事矣王不答○壬辰義禁府啓曰開城府乃舊都降號似難議大臣矣大臣皆以爲逆魁百緘元非開城府人況留都異於州郡矣傳曰依啓○右丞旨李志完啓以領議政李元翼病重方在關門外之意傳曰退去調理事諭之遣內醫看病○王出御西廳引見全羅監司李冲王曰國家不幸逆變又起未及捕捉者亦多或稱將領者械繫上送其外重者則堅囚列邑啓問處置且必有自他道逃避者亦須訪問捕得無辜良民則撫恤鎭定無使失所李冲對曰聖教至此小臣更無所達逆魁雖已典刑餘黨多未就捕措捕事急他不暇論臣當往觀處之耳第本州曾驚於己丑之變故閭里爲之一空購捕之外鎭定最急以小臣料之未得得中之策矣王曰湖伯之任卿實可合勿辭盡職且軍兵操鍊等事卿必知之予不須言舟師一事漸至解弛如此之事尤加盡力王仍親鞫捧李蕢方爾瞻申誼權縡權緒尹舟殷招成愿全雋全弘業壓膝不服捧連伊金景鐵招金益良更推皇甫忠壓膝不服捧許沃招皇甫湜焰

刑不服捧億守招○大臣捧河大倫十人招金濟世招進出
也○司憲府連啓前請尹暄削奪官爵事王荅曰已諭休論
○司諫院連啓朴東亮拿鞫事又啓曰號牌一事雖曰良法
而祖宗朝乍行而旋廢者良有以也當初亦知不可行而
行之未久及致騷擾積失人心今此逆黨乘機聚徒之一助
未必不由於此邦本日瘁物議方激請亟命革罷王荅曰所
論過中不允號牌事徐當發落○號牌事議于大臣○癸巳
王親鞫推官以次入侍捧鄭涑吉忠立丁好寬金寅鄭文澤
朴覲朴東賢李起元尹湜等元情金寯金弘業刑問不服皇
甫湜成屢壓膝不服司憲府連啓尹暄削奪事王荅曰依啓
司諫院連啓朴東亮拿鞫事王荅曰有功之人不可拿鞫只
削官爵勿用更論○備邊司啓曰上年崔晛司郎廳稱號下
去兩南料理舟師諸事募民分防頗有頭緒今當再遣以成
其事但聞近來海防之事渙散無形郎廳名號不重號令之
際應有難便巡撫御史稱號事目成給何如傳曰允○以任
究為戶曹叅議李爾瞻為右副賓客朴自興為吏曹佐郎權

倜爲注書鄭造爲禮曹正郎○甲午王曰國忌日雖爲推鞫刑訊未知如何大臣曰逆獄事體至重雖國忌亦爲刑訊矣○王親鞫捧尹溴李應龍尹淺田大年田大霖田大方丁好寬金台佐李正興池介同等招丁義民難石皇甫忠丁性民等刑問不服朴以觀朴以鼎烙刑不服丁好寬供與好善同大抵金濟世金直哉父子出入海西諸郡無賴偷食不爲人所禮無不結嫌故其所援引專爲報復由此被鞫諸人所供嫌怨之跡皆可按據而不能殫記名人顯族或爲左右容護王亦不欲刑其類故李好閔崔有海等皆蒙解釋鄉僻之人盡被鞫刑死者不可勝數濟世又欲廣引以免誅或自做名姓州縣承風搜捕或同姓而不同名或同名而不同姓或姓名雖異而邑里技術同則並執送雖終原免家業已破禁府吏卒所至搜取閭里如經兵火然

光海君日記卷第五十

光海君日記卷第五十一

三月朔乙未傳曰己丑逆變時韓準朴忠侃李軸韓應寅等施賞舊例考啓若不得詳考則問于老宰可知之人以啓○傳于鞫廳曰梁榞跟捕不得則兄弟子女拿囚令左右捕盜大將窮搜極探以期必捕金強扎金滌往聽等尚今失捕極爲痛心京中則令捕盜大將並速跟捕外方則使守令邊將悉意設機購捕○捧女愛玉金濟世妻韓億萬金台朋金台壽金大鐵崔後元天雲崔信元蔡亨吉李大立尹大立同名逆賊人權得衡僧人一元法眞童閔景龍吳惟正金汝哲金千壽李千壽金山立等招愛玉供辭言金濟世與丁義民朴以鼎兄弟顯有仇怨事迹又言田碧江嘗於大同江參見金翼良逢揷辱扶盖指田闢也濟世既引田碧後改云碧是闢字人疑田碧江必是田碧之行名矣至是愛玉以在大同江事稱之則知二名一人也金台朋乃愛玉故夫故濟世仇而引之他大宰類是○丙申傳曰金濟世等親鞫時當面議以處令禁府各別救療○傳于推鞫廳曰金濟世兄弟同參逆謀罪在

不赦但其逆謀敗露及赦於未發之前實由此人之招若混置之法則是絶陳告之路不可不慮未知睿處而得中大臣詳議以啓推鞫廳回啓曰金濟世兄弟雖備諳凶謀而僞造御寶被捉多般刑訊之後仍爲發告凶謀而謀主崔君尹奉翼稱名人亦不指的以告凶謀變幻之狀尤爲罔測先王朝吉雲節既成逆謀乃自告欲脫雲節之自告非如濟世兄弟之比而先朝不貸其死依律處斷況此賊兄弟決不可論以告者而未弑矣且金益辰與憂玉面質時遍身戰悼色黃氣促有奄奄將斃之形如有更爲盤問之事則濟世尚存可以憑詰群議皆以爲此賊若未及正刑而死則極爲痛惋云今夜之間亦難保其生存宜速處斷○推鞫廳啓曰梁椋之母來于闕門外言其子梁椋今明間自鄕當爲還來云其兄弟妻子依傳敎限現捉問拿囚乎傳曰其母姑爲拿囚○傳曰外庭推鞫時自大臣以下仕進人員逐日書啓○庭鞫捧崔乞金千福僧人天什一英一順德準地安招○丁酉傳曰逆獄連累多至百餘予何能盡察其獄情恐或有寃死之患其中爲先可揀者大臣商議條列以啓○傳曰罪人等累日

殯斃此由不能救療之致也言于禁府使之檢飭當該都事月
令醫員推考治罪色吏令本府重治○王親鞫洸喜壽啓曰今者
討逆之獄方張他獄事固不暇爲之矣但大義則君臣爲重人倫
則父子君臣一也家之悖子國之亂臣其罪惟均雖夷狄古有
妻母之時阿叱耳奴酋豈必有此行乎文書則淫蒸之行至於再娶
而捕捉於奸所與他獄事有異故初不發遣京官直爲拿來
雖當親鞫之時禁府堂上三員大臣一員承旨一員出去則亦
足爲三省之坐可於半日內典刑豈可使極惡之人假息於覆
載之間乎人倫斁敗如此大變接踵而起君臣一體也安知文
書之不爲直哉百緘宜哉百緘之不爲文書乎此則已成之獄也
一邊爲三省推鞫似爲宜當議於他大臣如何王曰議處大臣
曰濟世兄弟問對如流皆歸之於崔君而崔君未得必得此人
然後可以盡此獄之情也其父國良其母連伊其妻愛玉皆已
拿來此三人一處鈎問得其違端然後嚴鞫濟世等處置何如
王從之王曰濟世兄弟欲嚴刑而此人等細知兇謀爲其或有可問之事
今姑仍囚如有可問事則可以嚴鞫大臣曰昨日問曰崔君家何

以指二處乎云則如流而對曰崔君有妻妾故二家云此則曾所
未有之說也此是何地乃敢如是變幻乎王曰不特崔君也直哉父
子兇謀及其他將帥如尹奉翼者必無不知之理漸次訊鞫可也
大臣曰翼辰則病重難以刑訊濟世則可以鞫之矣且老賊雖
死諱賓而接盧者乃是崇態此賊亦不無其弊厥父母妻問
之後鞫問其違端可矣王曰金景澈無可問之事耶大臣曰雖
是同生異居者也容或有不知之理矣捧尹安性尹渫李恬李春
蘭招尹安性供云賊與身子渫爭田鬪訟人皆知之身曾為承
旨直哉投自明䟽身不捧入渠必以此構誣云渫供亦同拿入
鄭文澤更推左右請連伊國良夔王等皆拿入同坐而問之從之
王曰崔君逃走云本是何許人而本名云何並問之可也三人盤問
之際閔德男進曰大臣以為平問如戲其父國良刑推何如王曰
依啓餘人等屏坐一邊而為之可也國良刑推之際王曰濟世兄
弟處若直招則國良不為刑推之意並言之金翼辰供崔君
本名乃崔奉春故曾已直招云矣王曰更問其居處曰居在於
義洞而周流於八道山寺云矣刑訊連伊之際李爾瞻柳寅吉 啓

曰不得逆賊之直招則厥父母皆可刑訊矣厥父則連坐應死之人雖刑推可矣厥母則不當死之人而亦為刑訊獄體傷矣濟世已為盡伏逆狀而尚延殘喘於覆載間請於今日內窮刑得實明示典刑王曰當議處仍問于大臣大臣曰如何大臣曰厥情狀則連伊憂王可知而群議以為刑訊則事體未安云矣上曰武定之寶鑑乃祖宗朝鞫逆之事也近於內間見之則雖正犯妻妾皆鞫之以此觀之則似可刑訊矣大臣曰南怡時王浮屠先鞫得其實然後鞫南怡矣此則欲問崔君去處而將刑訊不應死之人果似未安矣閔德男曰群議以為濟世當刑云何以為之王曰厥母欲刑訊矣濟世固當刑訊未知如何問于大臣大臣曰獄體則臺諫之言極是矣德男曰韓億萬先刑則得實狀似可得矣王從之億萬刑推拿入僧人一元法真棄一等于庭問于濟世曰此僧皆是汝所援引者乎濟世供稱不是渠所援引三僧皆下獄又以李春世韓慶雲金福田等變着禁軍服參立於他禁軍中使濟世辨之供稱精神茫昧皆不知之云王曰使之迫而察之濟世兄弟言皆不知云云更以春世等三人問之曰此非汝之同黨乎又稱不

知更問曰此人等是汝之所引而何以云不知乎濟世供稱初則神昏不能知居末者果是崔君之奴也左右皆譁然歎其變幻罔測試令對詰則濟世猶作氣大言略無難色左右皆曰事情則已盡知之事體反為未安可速出送左右皆以為濟世可為刑訊王允之乃刑推濟世爾譫曰推戴內應可問也濟世供稱推戴事若知之則豈敢不達實不知矣內應則崔君欲為之云矣大臣曰前後變詐可為刑訊王曰且問且刑濟世供稱推戴則以李好閔為之內應則丁好寬丁好悌為之云李好閔名初發供而百緘言渠已供招云故不舉云詰問百緘何處言於汝乎更稱羅卒言之云濟世又供白日昇者金日昇也尹鳳翼者尹鳳也田碧石江者田興業也趙一石龍者趙悅也柳枝蕃者柳彭也 其變詐百出濟世供稱願更往捉崔君來王曰願捉崔君云在於何處姑停而問之濟世又推諉於韓慶雲者德馨曰變詐如此一次則准杖之可矣 王曰連刑濟世供稱崔君在崔有海家往則必捉來不捉則當死云大臣曰此不過姑為緩刑計也若從其言而往捕則有同戲劇似

不可為矣左右皆以為不可使往王曰知其必虛也第令捕盜大將押領而往試為捕之亦無妨矣捕盜大將承命以出金翼辰則大臣以下諸臣皆請速為正刑王再三問其病勢輕重醫官以必不得支過今日為言王始允之藥房啓曰因人已盡取招濟世回還必至犯夜雖或捕得某人而來勢難今日內取招濟世行刑亦難夜間為之終日外殿恐傷聖體今姑罷鞫何如答曰依啓○戊戌傳曰國舅之喪事體自別文陽府院君造墓軍依案准給○王親鞫大臣啓曰李好閔勿問事前有傳教而昨日更出賊招何以為之王曰前者有勿問之教今亦勿問判義禁朴承宗啓曰金濟世母妻鞫問事昨日臺諫亦以為未安雖鞫問難保其必得實情矣如有可問事則不必拘於常刑矣王曰逆賊母妻鞫問非始於今日舊例亦然矣大臣曰初則見其奸狀敢請刑推臺諫所啓亦好故從之矣今則濟世變詐如彼極為痛憤濟世所見處連伊憂王刑而問之亦似無妨矣王曰然後猶不得端緒則濟世亦可加刑鞫之矣王曰析愃捧招柳愃供云柳永謹嗇僔舉直劄臣父永慶與永謹為

族故直哉啻御之疑以此援引身則不知面目矣○左右捕盜大將
啓曰臣等押領金濟世往于王畓里所指之家二處而皆非崔
有海之家一處則開城都事權義中之家頓無窟陷之處使賊
指示崔君入在窟陷則指一間抹樓下去板見之則少無窟陷藏人
形迹又於新門內崔君奴朴夢守家使之指示則指一草家
而家主則金德守也其妻玉今則問於其隣人非巫女也金德守
則捉來矣○王命招捕盜大將問曰去夜所捉金德守本是何如
人而濟世以為何人云故捉來耶對曰濟世言是朴夢守故捉來
矣濟世連伊愛玉等並刑推連伊崔杖後又刑推愛玉而濟世所
供一樣詐誕更為詰問曰汝自謂直招而每每異辭者何也
濟世供稱前則忌情而誤達今則皆是實狀云王曰崔君果
有之而諱之者乎本無故不得言者耶李恒福曰小臣之意有
二焉京中如此偽造印信者流成給文字而自稱崔君故但聽
其言而不知實名者容或有是理此其一也渠輩誇張於衆
中曰在京崔君者為之云云而實是本無之人者亦或有之
此其二也今既捨命似無實知而不言之理若因其說而遠捕則

京中如斯而止矣外方則極為擾亂黃鳳間必至空虛矣李
德馨曰一人雖稱居住者有之若因此一一遠捕則將至舉國
被害豈有如此痛心事乎李恒福曰在鳳山供招時稱以同黨
多數援引則庶有可生之望云者似是實狀今則旣以發說而
不能的指故如是雜稱矣沈喜壽曰渠若實知則到此地頭
豈肯隱諱似是眞不知耳朴承宗曰但尹奉益則明是實有
之人而亦諱不言此則尤為不測耳左相曰中和壬辰之變無一
人從賊又為擧義兵故先朝嘉之陞號為府矣今以招辭見之
中和之人多數援引似以渠之嫌怨引之中和一境必如焚蕩矣
王曰皆似以嫌怨引之而實情未得知分揀極難矣右相曰此獄
事極為難處矣王曰領相處遣承旨問疾王仍問左右曰
領相緣何病重左相曰衰病之餘遭此逆變外庭達夜推鞫又
入侍親鞫數日以致重傷矣捧金德守招司憲府啓請拿問李
好閔依啓又拿入李夢守與濟世對詰都事羅卒等亦皆拿
入同詰 濟世與夢守在獄中私語云云故也 左右共請速刑濟世王曰予
意亦然矣但旣誅之後尤無捕得崔君之路左相曰雖不正刑

崔君必不得矣王曰雖不得崔君欲待諸賊拿來處置矣右相曰當初未得獄情之時雖以權宜仍囚可矣今則渠旣捨命不辨真僞所觸處盡言之今則雖得真崔君亦難取信仍囚無用宜速正刑且此賊前罪則且勿論至嚴之地玩弄如此其罪亦當死矣昨日所為自上亦已下監其言如此雖得真崔君其可信乎左右皆同聲齊唱反覆論之不允崔卓僧滓雲刑推不服王曰崔君本無而不言則雖不得無害矣若崔君尹奉益果有而不得則極為痛心須議得此之策大臣曰崔君未可知尹奉益必有之人也但濟世千萬變幻如此無可得之策矣億守刑推不服韓億萬加刑捧李好閔招供畧曰身雖無狀猶知叛逆為天下之大惡亦知直扎之兇悖白首餘生官職已極有山河帶礪之盟乃與此人同謀有何希冀至於推戴云者鳳山郡守申慄乃身女壻而此賊根本為慄所發似以此為仇隙而中傷也云王曰勳舊重臣豈有此理可放送左右皆起拜以謝王曰即於此處放送解枷脫鎖之際好閔仰首攢手泣謝而出○傳曰江華趙姓校

生並爲拿來憑問○傳曰金強弐金滌等至今未捕極爲痛心
金強弐母及妻妾子女金滌父母兄弟妻妾子女並爲拿來
○己亥傳曰金三緘急速拿來親鞫韓德萬加刑不服捧金滌招
供云身雖直弐之壻直弐之棄妻卒其女流寓居昌身仍娶
爲妻身赴擧到京寓直弐奴家直弐與書駈逐後直弐繫獄
使百緘賣妻母家基身又止之百緘大怒辱之身以此怨直弐
絶之已久至於亡命事則身頃往楊根聞身父病重馳往見
之則父被執上京身即入縣自現日月分明可考身實無
情犯云王曰金滌可訊問乎大臣曰似可訊問矣逆謀與知雖
不可知亡命則的實而言辭牴牾且本官密捕而自謂自現
情迹亦殊常矣王曰依啓金滌將刑推而拒逆不肯署狀羅
卒以鐵執子盡拔左手之指而猶復拒逆盡手寸而刑之受
刑大聲曰願礫之斫之政丞政丞何殺無辜人乎且問其妻
子所去處則曰必在我國中升天乎入地乎左右皆曰言言
兇悖此固是逆賊也大臣等啓曰有旨逆獄連累人可分揀
者条列以啓矣聖上詳審欽恤之意至矣但事甚重大自下

不敢容易為之必須於暇日從容商議乃可稟裁故未得回
啓而速為回啓事今日又為下教事勢如此未得即為奉行
矣大槩只以渠之招辭難盡知其實情然不得已以其所供
抄出其情事然後裁處則必自上為之可矣王曰此則可從容
商議以啓矣但其中分明可揀者可速放若欲一時為之則
勢未易也大臣曰近來獄囚連累者多至一百八十餘人獄間
狹窄罪人立而經夜云其中或以次知而入或以名字同而入或以
元不干者而入此則令問事郎廳禁府堂上為先抄啓似當
王曰此則依啓金台佐分明無疑亦可放送乎大臣曰此則何必
議之下教既如此即可放之矣王曰丁好恕其時在義州分明云
此則何以為之大臣曰丁好恕重出賊口矣末世治獄惟以文案
為准如丁好恕事則有可據自下亦可議之如李好閔事則必自
上為之下人則雖心知其然不能容易啓達矣李爾瞻曰此獄
遠捕者甚多當如大臣所啓各以招辭条列以啓而自上處之
矣其中明白不干者則即者自上可為聖斷不使有無辜橫
罹之患可矣何待後日今日亦可為之矣王曰依啓李爾瞻曰金台

佐安石龍趙石龍皆可卽放大臣同聲繼之且曰以文宗爲
准則此三僧濟世旣云不知亦可放上曰弟相與議之分明
可放者卽放之王曰中廟朝及先朝則雖死於杖下之人或
有爲籍沒者何也大臣曰此則特命也沈喜壽曰己酉李弘
胤獄事時康惟善亦被逮不一言而死他人之誣服於嚴刑
者惟善亦知之云故身死之後被典刑籍沒其子復試其時
年少故長爲議政府奴子而終得申雪此則遠事也以近事
言之己丑年李潑等無一言死於杖下而先王欲爲籍沒收
議大臣大臣皆難之而終乃籍沒大槩承服者雖渠本寃枉
而誣服於嚴刑當以承服論之而用全科雖渠有實犯而堅
忍不伏亦當以不服論之而不得用全科者王法也先朝收
議時雖持峻論者亦云不當其時小臣官卑以校理在玉堂
欲以勿爲籍沒事工劄李恒福爲應教劄子則小臣製之中
草則李恒福書之其中緊語恒福不欲刪去而同官皆欲刪
去臣謂之曰然則以李潑爲與知逆謀乎皆云無是理而終
乃盡刪之草草爲之蓋渠不爲承服而據定則未安己酉年

臣之叔母亦為政府婢子矣上曰仲雲在何年喜壽曰戊辰年始為仲雲忠州亦陞號矣當初欲賓乙巳之事以起己酉之獄而忠州一鄉幾至屠盡至於旨者裵光義亦死此係時運道既有言曰二百年後當州復為縣云而其言果驗王曰鄭汝立女子有鞫問事例全寯全弘業等之妻不捧招而放送未知如何左右皆以為捧招則可鞫問則不可王曰逆賊之子固當緣坐女子則如何處置承旨以律名考啓曰逆賊女子出嫁則不為緣坐未嫁前定屬矣捧惠至終王招承旨以大臣所録可揀罪人名目進啓大臣曰當依傳教退與多官從容議啓矣姑以可揀者書啓實非録啓者皆輕未録者皆重今姑隨所思而書啓可放者或為落點或為傳教宜當王曰依啓捧梁檦母孝伊招王曰丁好善似非濫人權緒權緒亦於直哉母捕捉時有嬿云何以處之各陳所見大臣曰書啓者亦據文案而為之退去私室以為某人冤悶者人皆有私心矣獄體至重難以為言以可據者言之權緒則人所共知之嬿死也丁好善等則雖無文案若以臣等之意言之

萬無疑似之理且此賊初雖見捉於鳳山而盡發兇謀者白川郡守李惕也兇賊報復之說亦出渠等招辭亦是近似矣右相曰李惕乃丁家之四寸故云云矣沈喜壽曰士大夫則必裁自聖衷斟酌爲之矣王曰勿爲未安明言可放與否諸大臣皆以不敢輕議辭謝王又問於左右左右皆以爲別無異議此人等寧有可疑乎右相曰三代時則以五禮八儀決獄末世則不然只准文案然今此親鞫之時諸囚情形自上亦必盡得於辭氣之間自下尤無所達王曰然然矣許多獄情自上何能盡知乎犯人等以所見言之則當裁處大臣曰下情則盡達惟在上裁李爾瞻曰丁好善事以渠之文案觀之亦有可據因傳攀成嫌此則現著之事也權縉捕捉直哉之母亦是現著者也王曰罪人放之之規如何大臣曰無常規矣第此是曠蕩之典故就庭放之則渠輩亦拜祝而出尤爲光明正大矣捧梁標妻禮伊招金滌壓膝不服王以可揀罪人名錄下于大臣曰此中落點者及傳教者皆放送其餘人姑因囚招入前府使金台佐前郡守丁好善丁好寬前佐郎丁好恕

前判官權絲幻學權緒金福田閔世謇閔景龍李璘權好德
權好義權好禮金正立金大連賓杳安石龍李石龍李春世
金大鐵金台明金台守僧人一元法真業一等二十五人于庭
王曰汝等別無可疑之端放送矣人人感泣捧頁戕婢德只招
王曰金國良或有更鞫事故仍囚矣若無更鞫事則可速行法
問于大臣大臣曰當初亦無可問事故已達下情矣王曰崔
君未捕更可問而定之耶大臣曰國良異居他境雖問之似
無可得崔君之理惟可速斷王曰濟世招所出人亦多必於
渠之生時憑問數處可矣議之大臣曰濟世其言胡亂莫可
指的金國良尤無可問宜速行刑○庚子王親鞫罪人德只
加應於里取招後皆下獄 德只金強戕之妻 母加應於里直戕
之奴也 司諫院啓曰請速鞫淫蒸人夫責按律定罪王下問
大臣大臣或請親鞫罷後為之或請鞫獄稍間後為之或請
一時並治王曰前例有如此事乎大臣曰綱常逆變皆是稀
罕之事相值之時則必無矣鄭瞬曰庚寅年逆獄方推之時
蘇亨震亦以淫蒸之人一邊為推鞫矣大臣曰此則逆獄未

抄移為三者之時與此不同矣答曰當察酌以處王曰江華
所捉人與濟世面質乎大臣曰為軍士貌樣衣服入而問之
似當左右相議曰分為三運每一運江華人卅名軍士六名為
隊入之何如王曰依啓拿入濟世列立初運而使見之濟世云
不知王曰使之擧頭迫而察之濟世供稱受杖之後尤不能記
知云王曰更令審視濟世供稱若有可知者則初豈不知云更入二
運人使見之其中指一人曰此是丁義民家所見之人而名則
茫然不記云王曰更思其名而言之又指一人曰此是金百緘
家所見之人而其名則夔本是李應賚也又指一人曰此是丁義
民家所見之人而名則金大天又指一人曰亦是丁義民家所
見之人而廣州居金天受也王曰所指者皆是江華人乎承旨
曰時未問本名其所指者皆着蒿鞋必以此認其自鄕來而指
之矣左右皆曰今所問者只問江都之趙既非其人則雖言
不關矣更入他運人使見之又指一人曰此是中和文彥春也
於黃州朴好說好禮家曾見之王曰文彥春者亦出於渠招乎
大臣曰文彥春拿來捧招矣王曰以此意問之問曰所言之人

皆是在獄人姓名也今何指此人乎供稱渠皆痛名如是矣大臣曰大槩親鞫事體至嚴而如是戱劇極為未安前日願捉崔君而去時亦曰我豈為捉崔君而來乎欲見天日而來云矣王曰固知不實矣江華人則試為面質如何大臣曰向所指示人亦可面質矣王曰依啓使與各人面質則言言敗露每每異辭戱劇不足以喻其可笑左右皆曰已知其不實斯可已矣至嚴之地極為未安王曰金直哉父子納招事皆實而崔君等事不實如何大臣曰憑閱之人皆虛矣王曰果皆不實乎有何情形乎左相曰厥情形則天鑑亦洞燭以其招辭及對詰之事觀之則自上庶可斟酌矣王曰在鳳山招辭只言百緘不言直哉何耶大臣曰泛言憤其父之失職云矣承旨以對詰之案進啓大臣曰此甚似兒戱不可載於文案王曰或有可考之事耶左右相議久之曰只書於別紙以備可考而已大臣更請速刑曰逆謀承服已逾月矣而尚且生全使於天威咫尺之下肆為誕妄之語寧有是理哉王曰然矣正刑之後則雖有可問之事無憑問之路如何大臣曰百緘等正刑之後猶可為徵事況此賊則雖生難以憑信

矣王曰崔君無乃本無者乎大臣曰亦有其理白日昇者自
己丑年有之似是賊中例稱之號也王曰白日昇者己丑年亦有之乎
大臣曰己丑之獄鄭八龍白日昇吉三峯者有之白日昇云者似
是自中號健者相稱道之辭或似自中相標榜之稱以此觀之
崔君云者或不無以直哉為崔君而自相云云也大槩崔君者雖
實有其人見其所為文字必是無形一愚夫也當初聞濟世之言
則丁義民似是外主崔君似是內主意欲必得此人及得丁義民
觀之則其有嫌怨判然無疑近處之人亦多結嫌之事丁義民則
既已亡命罪固當死其餘各人則於心每有疑似之慮故被刑
之人皆不敢自下更請加刑矣入侍座中有禁府堂上焉有兩司
長官焉更詢左右今日內正刑濟世宜當大槩承伏之賊既已捨
生故例必亂言而此人則尤甚問無可憑惟當速刑可矣王曰
昨日某某罪人除出放之矣其餘人等可為分揀者又為議
啓彼李春蘭鄭勝李必壽似無可疑之端欲為放送如何左
右皆曰至當矣右相曰三十前年少者皆被囚此人等挾書學
業而已何能知之乎王曰三十前者何人乎右相曰其中儒生

幾是年少人也崔卓加刑億守壓膝加應於里刑推金滌烙刑金滌曰鐵可加灼而烙之左右皆曰悖惡不道之言也司憲府啓請速鞫文責答曰徐當裁落議大臣以親鞫罷後爲之入鄭勝李必壽李正興徐必成僧靈雲等五人于庭解枷脫鎖教曰爾等更無可疑之端故放送矣承旨稟江華人等何以爲之乎王曰議爲之雖自上所放不可放者則言其不可放雖未放者若可放者則言其可放各陳所懷可矣大臣曰此人等非以爲有罪也只爲憑驗而來憑驗而無實 理當即放矣王曰治獄最難而知獄情爲尤難雖濟世所引豈無干預者亦豈無不干者乎卿等商議使罪人不漏無辜者免於橫罹可矣大臣曰渠若獨爲招辭則雖稱嫌怨不可信所引者同然一辭故書啓時以此爲准矣大槩獷賊必隱諱正犯援引嫌怨及知面者乃是常態也雖其所重引或有可恕者雖其所輕引亦或有難明者矣王曰尹安性事如何以其招辭觀之嫌隙人所共知以事言之世受國恩老而將死之臣與嫌家共爲逆狀似無其理且賊口所稱江陰聚會之日乃襄陽出官之日

此獄是明證也與丁好恕赴京同也以口不可道之言歸之尹之一家必欲殺之之意也且曰江華人則初似不必捉來而既來之後濟世之招如彼則即可放送不須議也承旨又稟江華罪人事王曰日暮姑爲仍因明日處置大臣曰只可拘留矣○辛丑王親鞫捧金以升招王曰罪人或姓名容貌皆不同者有之不得其真則疑似者皆捉來其中真者捉來可矣大臣曰賊招直出者則無不捉來矣王曰從出而貌類名同者則可放真犯者則必購捕可矣大臣曰京畿大將趙石龍云而未得其人一石龍之故良民多被其害是可悶也御寅吉曰濟世在黄海道已爲承伏今已逾月而不爲正刑速爲正刑則庶可少抉大臣亦同辭申請王曰濟世正刑之意予已知之矣慮有可問之事故姑徐之矣億萬歷滕億守刑推捧直哉毋榮叔招承旨曰榮叔招內稱直哉百緘不忍杖而承脹寧有謀逆之事乎既脹之賊如是言之書之乎不書之乎 榮叔時年九十三耳聾俠云直哉以㐫險有名人無來見者常在房中教其子百緘而已 皇甫信 盜其妻女被逐乙三年渠必因此誣告而

直哉亦必不忍杖誣服矣又問強哉去處供云強哉欲往見直哉於海州獄既出而還曰獄事極重不可往見吾當逃走或投水死也仍脫網巾與身訣別而去 網巾則今方佩持 其去處則不知矣 王曰問于大臣左相曰所言非所問雖不書可矣王曰依啓捧強哉婢介伊招金千福刑推大臣曰外方所囚已為結末者亦仍囚在京者固可疏放矣在外者亦可抄放王曰外庭推鞫之日鄉等齊會商議以啓崔卓壓縢兩司啓請削奪李好閔官爵 逆奴招曰直哉上來則時往來好閔家全滌曰一月二十五日恒在其家好閔所供涉於飾辭未免為欺罔之歸 王並答曰徐當衰落致江華人趙仁等十二人于庭王諭之曰殲厥巨魁罔治脅從王政之所當先也逆魁已伏邦刑爾等或不無可疑可冤並蕩滌放送捧梁椋招王曰梁椋於鄭仁弘何許人也大臣曰鄭仁弘妻娚梁弘澍之子也王曰梁弘澍為何官乎左右曰亂離時為禁府都事矣○壬寅答兩司曰更觀推案賊奴賊壻之言有難盡信李好閔豈罔予者也更勿煩論○傳曰襄陽府使尹安性方為拿囚遞差○傳曰逆

獄未畢前仍察本職似為未妥髙城郡守丁好善兵曹佐郎
丁好恕並遆差○兩司連啓請削奪李好閔官爵並不允○
推鞫廳啓曰外方逺囚諸人承命查覈則或有在此已决而
次知仍囚者或有以罪人未捕之故而以其次知見囚其罪人
已為就獄而尚為滯囚者或有以疑似横逮者其中情屬可揀
者別録以啓伏候裁處近聞各道因逺捕一事民間騷擾賊
捕真賊鎮定良民俱係緊要此意知會各道監司使之善處
何如答曰鎮定良民賊捕在逃賊徒之意下諭于各道○傳曰
金孝哉德哉乃巨魁直哉之弟全寓全弘業等直哉之婿全
鶱則最賊黨也並追施典刑依鄭汝立兄弟婿姪例籍沒○
鞫李應幹金世春李世春安世奉僧儀心世談驊子海朋僧
一永相玄納招皆以姓名混同而拿来也○癸卯傳曰己丑年
朴忠侃李軸等當初皆罷職乎鄭賊捕捉時閔仁伯加資乎
超資乎問于李軸閔仁伯以啓○王親鞫捧金以泰招曰追
刑傳教左右相啓曰己丑年小臣以宣慰使出去其時事不能
詳知矣李震吉於殿庭捧招時擲筆不承以為兇逆而追

刑鄭汝立同生汝會汝復汝興等皆死於杖下亦不爲追刑李
潑亦籍沒此輩亦被籍沒大槩法者萬世通行之法也不服
而死於杖下者以爲情狀如此而追刑似有後弊矣王曰己
丑之獄杖斃而追施典刑者幾人乎右相曰似是李震吉曺大
中二人矣左相曰曺大中則死時作小詩一首以詩上聞故特
命追刑王曰啓其詩者何人乎喜壽曰崔滉爲判義禁時啓
達矣王曰委官則沈守慶乎喜壽曰沈守慶爲委官而以大
中詩不即啓達見遞矣王曰鄭汝立之壻金迸一亦被典刑
乎對曰不典刑矣王曰己丑事更問可知人處議啓大臣
曰時已久矣人鮮記憶者其時李准爲刑房承旨此人必知
之王曰鄭汝立同生及婿雖不爲典刑亦籍沒曺大中亦籍
沒乎大臣曰汝立同生皆等典刑則不爲之曺大中則典刑
籍沒矣加應於里刑推鞫問之際供辭中有上年直執被囚
大臣收議時使渠請囑事喜壽曰此事收議時臣亦參矣徃
年至月間此獄事出其時方以江陵人燒殺其夫事爲三省
交坐庭上聞此論之衆左右皆驚臺官言曾有此論今始

出云金尚寯曰此不可取種之族吾妹夫強哉亦薄待其妻令己喪妻云臺諫啓辭以徐當發落為答仍命收議綱常之罪臺諫既已發論不可不問之意議入則有除刑推可問人拿問之教僧人及其母侍婢同生等拿問則皆言曖昧故又命收議適李恒福在告其餘人及臣議以為與當初風聞啓辭有異宜自上酌處云矣自上命待領相上来畢議以啓李德馨上来後審覈事情與當初風聞異矣但其為人險詖此獄之外當為治罪之意議啓久而後削職放送事命下矣金欽則與之同居館故知之矣直哉則無由知面目庚寅年監試出榜時一見其面亂後人言倭奴烹厥父時使直哉燃火云其後臺諫論罪而庚戌之獄臣等不能以當鞫請之固難免罪矣逆奴言請於大臣云若以陰囑低昂獄事則何以從大臣之列乎伏地待罪矣王曰待罪則勿王曰在西路時予亦聞直哉事矣大臣曰其時金欽在平山猪灘上被捉於倭以其體肥故倭奴将烹以祭天而直哉自為燃火欽呼直哉曰熱哉直哉曰忍之忍之云云而其時禁府大臣皆不言可鞫自上欲鞫

之而下情旣如此故放送矣近觀諸賊之招其時似當嚴鞫矣
王曰予所言者非以大臣爲未盡也渠事大臣亦何知之特以當
時不爲朋言其可正刑耳左相曰逆魁門外之人也臣家亦在
門外宋諄家在近臣家稍遠而臣早出仕道無相見之便臣之父
爲安峽倅時臣以吏曹正郎往覲則金欽爲兎山倅數番相見
而逆魁則亦不得相見己丑之變乘時擠陷士類始惡其爲
人壬辰年行朝駐永柔時臣以接伴使出來直哉烹父之說傳
播一路此是倫紀罔極之罪故不勝驚愕江華義兵人來言
烹父之事未可知矣無命令而私自起復討賊爲名以金千
鎰所捉孝仁自以爲渠之所捉且孝仁之妻有色洪山君瑶之
直哉盜取而去金千鎰聞而憤之將欲斬之云當時以收議
公事見之則可問人問啓事命下故問之則所問之言似與臺
論異此獄事處置甚難故以當在此獄之外獻議 今此獄
事旣出之後私語曰其時正刑則今可無此患相與云云矣今
聞賊奴所供毛骨竦然不勝惶恐待罪王曰其時如言官論
啓則所當卽爲有鞫而不爲者自上亦誤處矣然 其事鄕

等何能盡知勿待罪梁標母孝伊梁標妻禮皆入于庭解柳
杻王　諭曰梁標已就囚故汝等得放送矣崔卓加刑棒田閭
招王曰李春蘭事議處左相曰招辭云無嫌情者未可知矣但
七十衰老之人稱以大將似不近理喜壽曰非徒衰老目不見
物矣右相曰無文案可據下之人雖心知其不似法外之事
難以為請唯在聖斷王曰囚人甚多自上何能盡知入侍諸
臣以為可放以為不可放各陳所懷可矣大臣及判義禁更
申前說而請賜聖斷上曰然矣許多獄囚實情何能盡知乎
判義禁朴承宗曰以其所供參酌下問則下必有所達矣大
憲李爾瞻大諫柳寅吉曰李春蘭姓名今始聞之有罪無罪
未能知矣大槩逮捕拘繫者甚多自上以好生之德　慮其濫
及無辜連日疏放一國臣民孰不感戴獄體至重臣等固不
敢仰達矣柳裕乃柳成龍之子也渠亦嶺南有名字之士子
而拿來時已得癘疫而中路加病仍而拘囚証勢極重命在
今明云若罪不至死則早為處置俾免竟死獄中　似為宜當
王曰此則當議處苟有所見勿為未安畢陳無隱爾瞻寅吉

仍啓曰尹安性事前日下問時大臣據文案以達矣年過七
十受國厚恩者豈有爲逆之理況與有嫌世所知者乎年老
之人久在獄中其死可慮若可分揀則亦速處置可矣判義
禁朴承宗曰柳袗之病重臣亦欲稟達而不敢達矣王曰柳袗
事如何右相曰柳袗情狀可矜但未捧招之人則自下不敢有
所議必出於上命矣且未能詳知柳成龍與李好閔一家皆
是族屬也直哉雖望其收用成龍豈有收用之理以此憾恨成
龍而援引柳袗云亦未知其必然矣王曰幾寸族耶右相曰成龍
與直哉妻六寸矣左相曰己丑逆變直哉秉時搆陷士類時指
揮丁岩壽上疏斥成龍其有嫌隙則久矣王曰丁岩壽何人
左相曰湖南人也秉時攻陷一邊士類臣之妻父李山海及柳
成龍皆爲其所攻先王以爲此必有奸人指揮也命使拿來而
因臺諫啓辭中路止之矣捧田闢招兩司連啓李好閔事王曰
已諭休煩捧直哉女蕤生招介伊刑推以李應元安世奉李
世春朴世春金世春李應輅雜於他軍士入庭使濟世見之供
稱無所知者王曰令近坐而見之又供稱無所知王曰更使審

見又稱見之已熟而無所知王曰濟世嚴鞫後正刑則如何大臣曰嚴鞫則必雜言其地居某㨾人逮捕徒煩是可慮也王曰趙世奉等居住及崔君去處不直招則當為嚴刑之意言之濟世供稱趙世奉則鳳山郡守飲酒而問之醉而如是納招崔君事前已盡達左右僉憤其変幻之状李爾瞻柳寅吉啓曰已為承服之賊久生覆載之間百般變幻至以當初為飲酒而言與情共憤即可窮問今日内正刑為當且面質事雖出於聖上好生之徳慮及無辜臣等則亦恐獄體之傷也大臣亦以速刑之意反覆申請王曰雖難必得崔君正刑後則尤無現出之路故欲待拿来諸囚而為之處置矣將入李香福又為憑問之際右相曰此亦彼漢所引也不須問也王曰招辭所出者以為出於彼漢而不問此獄處置難矣右相曰國家若一二番見欺則或可不悟今則不一不再豈可每每見欺而一向不悟乎自下雖難有言天鑑臨有何處置之難乎入李春蘭太雲金世春李世春朴世春安世奉等六人于庭解枷杻王曰李春蘭等無可疑現出之端故放送王曰言而放送前覡亦然耶右相曰寧有前覡乎自前如此雖

不如此何妨○白虹貫日暈○甲辰兩司連啓削奪李好閔官爵
亨答曰勳舊老臣必不罔予勿爲煩論以尊國體○庭鞫成億
張忠安應龍等三人捧招濟世追引賊人也○傳曰柳䅁保放待
差推問○傳曰黃慶龍前日招辭中身在喬桐妻父直哉入來
本邑終不往見妻甥百緘娶妻三年尚不見之云極爲頑詐嚴
刑窮問○以李孚爲吏曹正郞李曙爲長連縣監任奕爲刑
曹佐郞孚慶全之子也慶全初與爾瞻同志前後被罪又同時爾瞻
倚信之至是與柳希奮合孚爲門客承其意旨進退人物爾瞻怨之
○乙巳王親鞫捧申景湘德哉子金三緘招三緘仍刑推捧孝
哉子守緘招仍刑推捧趙誂招金景鐵刑推拿入濟世以趙恍
及申景湘雜於禁軍使之見之濟世初云無所知者更使見之
則指申景湘曰此是趙恍也王曰此人見之何處欲何用乎問之濟
世供稱庚戌四月初五日見於直哉家將欲爲京畿大將矣王曰
此人知崔君尹奉翼乎問之供稱皆知之矣又問一名則云何供稱一
名則石龍也左相曰此是申景湘也何以云趙恍乎問之可
矣王曰申景湘則不出於此人之招慮或曾知故入而質之而已

不須問也左右曰第問之觀其變詐可矣問之則供云渠徒知其趙悅不知為景湘也更加詰問後皆下獄加應於里歷膝崔卓烙刑不服黃慶龍壓膝不服○兩司連啓請削奪李好閔官爵答曰罷職○傳于鞫廳曰逆賊雖已服刑在逃之黨尚多凡各邑關津山谷可疑處多設盜直之軍如有可疑處多設盜直之軍如有可疑之人盡散夜聚之徒十分譏察跟捕亦不無投栖山藪之患叅訪窮搜期於必捕○丙午王親鞫捧田興業招捧金日昇招○兩司連啓李好閔事又啓請罷開城留守以下官以百緘所住鄉也王答曰李好閔以勳舊重臣豈有欺罔之理乎累日相持亦似未安故已命罷職勿用更煩開城官員事逆賊妻鄉既不為降號何必罷其官也不允捧全成業等兄弟三人招又捧全振業招寓之子也金三緘金守緘等壓膝不服加應於里黃慶龍烙刑不服介伊壓膝不服司憲府啓曰逆賊金百緘在江陰者其父家也開成府雖曰妻鄉而結幕時居之地舊都固不可降號而破家潴澤之舉不可不行且本府官員亦宜罷職請命更議施

行先王胎封打破之變此實前古所未有之事也爲守令者
所當常常檢飭俾無意外之患今此不測之變雖是狂賊之
所爲守土之官難免其責廣州牧使金尙憲請命罷職答曰
已爲議定不必更議金尙憲罷職金日昇德只刑推不服金
三鍼金守鍼烙刑不服○司諫院啓曰逆賊所居之地革除
其邑破家爲澤乃嚴討逆之法也江陰雖非直其所居之地
以其所居而革邑猪澤則開城府亦逆魁百鍼之所居也頃
在先王朝逆賊鄭汝立出於全州全州雖不降號守令則皆
爲見罷今此開城府官員難可獨免留守以下請依前規並
命罷職○戊申政院啓曰自前親鞫時各司例不得坐起近
因親鞫不敢坐衙者將近一朔而前頭就完未易期各司坐
起似當有別樣處置令大臣議處何如傳曰允○王親鞫右
相曰伏見金燦招辭金百鍼不但聚妻於開城府而已率其
母別作一家而居云然則已爲入籍之民罷其官員少無不
可前日獻議以爲在於妻家者不可以元居論之故如是獻
議矣今聞此人之言未免獻議之踈漏不勝未安敢達王曰

勿為未安捧柳文錫招王曰金日昇處尋訪者何人渠云年少士子皆知云此則何人樸質無文云則何以人多交結乎問之文錫供稱鄭勝最與相切或往其家過五六日十餘日而還徐淯之求子徐景某李必壽相知沈昶表廷耉兄弟與之同接王曰慶尚道無往來之時耶同接切友既已納段此外又有相切者則從實直招事言之供稱慶尚道則絶無往來之時相切之人則一併供之外無他人金三緘金守緘黃慶龍加刑不服金日昇加刑金三緘壓膝不服王曰上來罪人入而放之入鄭涑鄭文澤蔡亨吉崔德元梁德老崔厚善崔擇善韓悌許士貞僧人正日等十人于庭王曰以江華人放送時傳教諭而放送○義禁府啓曰己丑年事問于李恒福則以為鄭汝立姪子李震吉及書大中追施曲刑籍沒家產女婿金精一死於杖下云李準以為鄭汝立子紹姪緝承服典刑其同生皆死杖下年久之事未能悉記而汝興之奴婢田畓以推鞫廳賞格受賜云閔仁伯以為受別賜汝立妾奴婢云傳曰知道籍沒依例為之吏議大臣以啓○傳曰尹安性襄陽到任公文

該曹有之乎考啓○傳曰金强哉至今不得捕捉國無紀綱
可知廣諭中外別樣購捕○己酉領中樞府事奇自獻謝恩
後啓曰臣以沐浴事受由在外疾病連綿未能趂即上來所
寓絶遠凡奇皆邈然不得聞知最晚始聞有逆變强疾登路
而路中脅腫極重僅僅前進今始上來不勝惶恐待罪答曰
聞卿上來深用慰喜逆變又出豈非國家之羞辱乎卿宜勿
待罪安心調理參鞫○罷開城留守徐渻等從臺諫之論也
○傳曰外庭推鞫○傳曰罪人極多雖疎放必詳覈可放罪
人等救療事色承旨另加嚴飭獄間甚挾云令禁府別樣處
置○庚戌劉德男啓曰罪人救療另加嚴飭事前後聖教丁
寧臣即爲再三分付於禁府使之十分救療如有罪人病重
者一一來告之意並爲言送而金日昇物故單字不久來呈
金日昇既受二次之刑致斃固不足恠也但凡罪人病重之
由不爲預先致察而來告極爲非矣請當該都事推考傳曰
允○沈喜壽上劄待罪答曰劄辭具悉卿宜安心參鞫子祖
被日昇招證故也○王親鞫○朴承宗啓曰清州僧有天河

者而今聞僧天印出入德武家故被拿於本道使之上送何如
王曰遣都事拿来王曰安應龍者二人在捕將来一人則必究
詳覈處置李德馨曰臣見狀啓則禁府都事拿来人崔億
者杖毒上衝死於平山既是係干逆獄之人則當待朝庭處
置而先自酷刑以致經斃此前所無之事也王曰誰所為耶
德馨曰不知所為第下諭本道勿令濫刑何如王曰允○金
以恭申景湘刑推不服黄慶龍壓膝不服○以朴郁而安應
龍趙悦等雜於軍士以示濟世濟世云不知也問曰此是汝所
引何以謂不知也曰只見名字及年貌於都目中未嘗親見之
矣李德馨曰金日昇事亦不能無疑也意濟世臨憲援引名
字相似矣王曰未知此是真白日昇乎問于濟世濟世曰
白日昇本安東人今在鳳山農舍矣李德馨曰以當初狀啓
考之則内謀則崔君主之外應則丁義民主之而及見丁義
民則似是濟世因嫌誣引也義民既已杖斃獄情未易知也
王曰百緘亦引丁義民未知何如也又以田興業田承業面
質濟世濟世云不解見也問曰此一人乃所謂田碧江也何以

不鮮見耶濟世曰所謂田承業乃眞田碧江也曾見於丁義
民家又以李大森大林面質濟世對以不知推官問汝旣引
此人而以為不知何也仍指大林曰此是大林也濟世曰果大
林也但今口喎故不卽解見也又指大河曰此大河也濟世曰
果大河也但今口斜故不卽解見也濟世又曰此人等曾不見面目
但於崔君都目中聽其面貌也其謬誕如此○捧田興業招
又捧兒僧二金招年十二○黃海監司李必榮狀啓禁府都事
拿去罪人崔億被鳳山郡守亂杖足掌脚膝盡為爛破命
在須刻郡守中慄不待朝廷處決先自酷刑將至經斃極為
未安云鞫廳置而不問○濟世晉引罪人柳彭而不得其人
金日昇招內有柳彭錫名王又問田承業承業曰無柳彭有
柳彭錫與金日昇同住云於是拿彭錫來○濟世所引京
圻大將趙石龍終不得其人以同姓同名被追者十餘人皆
面質不驗最後得趙悅以示濟世濟世曰不知也曰此是趙
悅也濟世曰果是也吾忘情誤見云王曰倘非趙正立之族乎
李德馨曰此是趙應瑞之族非正立之族也時趙正立不仕隱

田園屢召不至嘗上疏背時人王疑其黨逆而問之正立聞而大懼始還朝從仕
以李特彥為開城留守李熽兼說書南
瑾為判決事○辛亥傳曰尹泳宮闕修理之役方為監董假
都事以他人攺差○司諫院啓曰罪人金滌以逆魁之壻當
殿庭鞫問之時多發悖惡之言至於捧招之際拒不着署其
凶逆不道之狀與金直哉百緘無異豈可以不為承服而不
正其邦刑哉凡有血氣者莫不齊憤而共怒請特命追施典
刑以重討逆之法禁府假都事崔應龍頃以交河罪人拿來
事承命出去及其捕捉之際夥率下吏掠奪牛馬雜物致令
本主呈訴禁府其不能檢飭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德川
郡守林檏曾授輸城察訪時厭其塞外殘驛至於呈疏其為
猥濫已極及為本職偃然出謝若以親老為托則輸城德川俱
是絶遠之地而捨彼就此其前日謀避之狀昭不可掩如此之
習不可不痛懲請命罷職○司憲府啓曰罪人金滌當海西
秘啓之初入外人未及聞知而遽爾率妻遁躲其情已極可
疑及其殿庭鞫問之時其悖惡之言不道之狀有不忍見聞據

此一款足以逆賊論也其不承服而斃有不服言承服後施刑
雖是常法而李震吉以擲筆之故亦追施刑則金𣶏前後罪
狀實倍於李震吉請命追施典刑以快輿情荅曰依啓○
王親鞫柳彭錫問曰汝以何事交結金日昇而日昇至欲為
汝求娶於海西地耶日昇平日蹤迹並宜直招彭錫供曰身嘗
赴擧上京問於同姓四寸兄文錫曰鄉村無識字者欲得窮迫
無依止儒生以教子弟詎有其人耶文錫曰此間有金日昇者
其人也身曰此得見則人物麁鄙庸劣不合教訓兒童故不為
率歸後三年渠自來娶妻于鄉中近村而已本無相切之事
矣大抵身與鳳山郡守相議討捕時日昇不見禮於申𢢽日
昇之族以盜在捕身與𢢽相切而不得救解疑渠以此嫌怨
而誣引也他不能知王曰濟世初言柳枝蕃本名乃柳彭云彭
錫是柳彭耶左右曰濟世只引柳彭而不言彭錫矣王意初欲平
反彭錫也王曰柳彭錫事與濟世憑問何如李恒福曰雖與濟世
憑閱難得其實問之無益矣王曰濟世之言豈盡虛妄嘗
初百緘等辭皆直告矣但崔君去處胡亂說道矣然彭錫事

則憑問何妨拿入金濟世問之供云柳之蕃面貌如此如此兒時以弘錫稱之與白日昇同接以彭錫稱之問曰前日何以言柳彭而不言彭錫耶曰其時在鳳山醉酒誤言矣又問殿庭與在鳳山招則柳彭容貌似矣而今日之招容貌不同何耶濟世曰其日亦飲禮賓酒而誤言矣禮賓例供罪人飲食也彭錫與身嘗於庚戌九月往來崔君家矣柳彭錫面質曰我之非柳枝蕃舉國知之庚戌九月正在家時也濟世則平生不知面目者矣身為兩班為同鄉所推仰彭錫之名則渠必聞而知之矣吏鞫柳彭錫則供曰身與申慄安宗吉等同坐一廳嚴容捕賊濟世是時在眼前箇箇聞見必因此懷嫌誣引也初彭錫符同申慄恇誘濟世時濟世知其名而不詳只以析彭納招此嫌於誘陷故引之然濟世自知僞造印寶應死而欲為告者免死故多引旁人終不言誣告之端鞫廳亦知其虛僞而以全直哉父子誣服故不敢言大抵濟世本一妖妄人而直哉心行荒悖不勝刑訊且欲誣陷所嫌之人共為亂言而此獄成矣○壬子吏曹啓曰己丑之獄逢鄉罷官等事問于其時

勲臣則李軸以為李著李光委朴應奉邊候等皆安岳逆賊
故降號後郡守罷職朴忠侃事不能詳知云閔仁伯以為鎮
安縣監特以本資中訓超三階陞通政拜禮曹叅議載寧郡
守朴忠侃以逆謀先報於監司使之馳啓且其境内無謀逆
人故不罷云又問朴忠侃之子則亦以為其父載寧郡守特
本郡無一人逆黨不為罷職云傳曰知道○義禁府啓曰逆賊金
貿良既已正刑所居官降號其邑守令罷職破家瀦
澤籍没緣坐妻妾為婢等事並依律文施行何如傳曰允降
號罷官瀦澤則此賊所居處詳察以啓○閔德男啓曰文
責者鞫待親鞫罷後為之事曾有傳教而討逆方急不得並
舉勢所然也弟念逆獄究竟遲速未可預料而使弄犯綱常
極惡之人假息於覆載之間特日漸多非但刑章久稽物情
胥駭移置於曲獄諸囚之中意外之變安保其必無也近日因
不全犯夜之教自上親鞫例為早罷若預出委官親鞫罷後
即為三省之鞫則雖未免或至犯夜不過數日之夜可以處斷矣
臣待罪刑房區區之見不得不達惶恐敢稟答曰不為親鞫之旨

三省罪人一時鞫之○司憲府啓曰近来國綱解弛該司不承
上司號令各官不奉朝家指揮已成痼習識者之寒心久矣
頃日本府因士族寡婦訴寃移文于光州推捉犯罪之人則
本州不定押送之人致令中道逃躲再度行移則至稱不知
罪名終不捉送罪之有無法府自當推閱處置非守令所可
先容私意敢為詳問者也其不識事體慢侮法司甚矣光州
牧使成安義請命罷職答曰依啓○庭鞫捧金淳龍今難春
等招淳金滌之弟患癩瘡手足已爛龍今難春三緘之二婢
也傳曰前日金濟世面質時李大海自作口斜之狀希男年雖幼諱
不言法海去處並嚴刑鞫問○閔德男啓曰柳彭錫拿来
假都事李忭来言鳳山郡守申慄私語忭曰初捉濟世時彭
錫言濟世明是逆賊十分無疑速為報使宜矣及忭與慄往
捕彭錫時彭錫云我口吃恐不能盡言於嚴威之下若從容
問之則可以盡達且吾曾往山寺聞凶悖之說且以五人名字
付慄曰此人等須速捕勿失云李德馨曰如此事申慄何不
啓知朝廷乎李忭亦當即告而今始来言請拿問其曲折

王允之鞫李忭供云身將拿彭錫使慄先行身則隨往慄
已捕彭錫前跪矣彭錫書五人名給申慄使速捕慄領之
語身曰當初捕賊此人多有力且言十分無疑此漢惟好
飲酒多病之人汝須護持勿令致傷丁寧付囑彭錫又言
曾於庚戌年間在黃州山堂得見金直哉寄田哥有職人
處簡子其中極有兇悖之語云申慄又曰久聞有此賊而不
敢發今聞彭錫之言十分無疑也初聞直哉叛逆之言以直
哉乃吾四寸同婭也恐其逃脫於吾有嫌故秘密捕囚此賊
若從他道現發則吾妻家族滅矣身意彭錫已悉供招而今
旣不供故追告矣又鞫假都事柳覺民 覺民時往鳳山同
聽而未告故也 供云申慄語身曰柳彭錫初知賊謀而言之
今被拿去似有生道以其似告變者也身曰然則彭錫是告
變者乎慄曰不可謂之告變直哉未捕之前彭錫言其幾微
以此可得生矣此事意慄已盡馳啓身則不爲詳問而來
矣更鞫柳彭錫供云逆變初出時身果言於申慄矣己酉年
身讀書于深源寺有壯士僧二人昏時投宿于隔壁僧房身

獨宿竊聽兩僧私語一人自江陰一人自首陽來也江陰僧言
於首陽僧曰金直哉使我往平壤田進士家傳書吾仍往妙香
矣首陽僧曰吾亦欲同行矣江陰僧言金博士何以叱上監耶
首陽僧曰是何故耶江陰僧曰吾亦不知但聆經一路傳簡處
則主人有無間皆卑待饋飯云身只以此言傳于中怵矣江陰
僧又言金博士以為平壤好則好矣九月山尤好云非謂國都
排辨也第言其好矣江陰僧又言金直哉近日欲往慶尚道又
於黃州處亦有傳書書中言辭極兇而荒唐矣 其兇言則問
事即捧書即進御覽故不入推案江陰僧又言於首陽僧曰順
和君子弟甚善直哉推尊不能忘直哉若於慶尚道東萊陝
川等地往來則國家必震動矣雖不言往其處而大槩宰
相家也海州僧又言於江陰僧曰近來亦通書於柳永慶家
乎江陰僧曰雖不得辨某事三日一通書矣柳恒柳悌柳愃
等名皆言之且曰近日此三人皆當做官云柳悌則以大將
言之又言此兩生員官壽自此高矣其宰相則陝川則鄭仁
弘也東萊則鄭經世也兩僧昏夕入宿翌曉出去故其名

字容貌皆不得知云其書給應捕人五名云者乃逆黨四人
康應獜康應猉洪德獜李世猉也所謂十分無疑者身既
聞直哉輩通書事故於初捕時言于申慄矣問曰汝之所聞
於兩僧者決非隔壁聞倉卒之語也其僧姓名可從實直
告彭錫曰若知之則何不直告乎只聞其語矣又問汝以人
臣聞此言凶逆則何不即時告官對曰其僧壯士也雖十
人決不能捉縛身以單人力難捕捉告官而不得其僧則身
當反坐所以不告也問鄭經世尚州人何以居東萊也彭錫曰
僧言如此矣金直哉與經世相知乎對曰經世往來直哉
家則不知也但直哉往來經世家云陝川東萊宰相何人
耶彭錫云不知矣更問之則陝川則鄭仁弘東萊則鄭經世
云李德馨啓曰必須知隔壁二僧之名然後可得端緒而不
言僧名所依每如此是猶濟世之崔君也王使推官反覆詰
問彭錫以不言二僧姓名何意及既聞兇謀不即捕告之由
敎曰若盡言則有賞不言則壓膝烙刑無不為之彭錫辭窮
恇惕乃言同宿僧某某叅聞云朴承宗曰既有叅聽僧則悉

亥坐而未得告官云者詐也王曰以此問之彭錫曰不能捕告其
僧萬死無惜知義禁宰慶晋啓曰黃赫乃臣姻家申慄亦
臣之皆而不即發彭錫事小臣叅鞫未安王曰義不可顧私
安心叅鞫洪瑞鳳啓曰臣妻父黃赫既出賊口臣叅侍未
安王曰勿辭於是兩司請嚴鞫彭錫王曰此人細知賊情刑
訊一次雖無經斃之理未知如何大臣亦請速鞫王依啓以不
為直招故刑訊之意諭于彭錫渠猶隱諱然後啓稟刑訊彭
錫聽頭辭但云尹大輝拿來則當知云王曰雖刑訊不欲准
杖何如李爾瞻曰每訊一二度輙停而問之為當王曰依此言
彭錫供云叅聽僧天益言兩僧乃天壬靈熙而容貌年歲則
前年十月間天益始言之云仍加杖問汝同叅逆賊與否彭
錫供云申慄欺我矣怵於嚴刑如是瞞告請與申慄面質
又加訊彭錫但云豈料申慄之浮談至此乎王曰渠不直招
恐被極刑故也雖從寬直告當從容處置之意諭之彭錫
供云尹大輝必知僧名與直我事矣○按申慄祖父點與
黃廷彧居第為隣己丑夏間廷彧公退路逢流矢中其軺 導卒

追訊射者與之鬬傷問之乃點之孫純一之子悅所為也 廷彧性伉惡其狂横申于刑曹欲治之悅已匿不得其後廷彧家得一傭婢後使於家内傭婢潛於廷彧寢室埋骨作詛事覺訊之婢言本是申純一婢子純一以前事相怨使婢詐投行兇云廷彧以其婢付刑曹獄未具而值倭亂乃解然申點緣此被駁罷由是兩家交惡朝廷多不直點慄即悅之弟也李好閔將妻以女鄭經世與好閔交厚以書止之而言言慄借述登第不合為子弟好閔不從慄追問其語甚恨之鄭仁弘嘗欲論劾慄料名使其徒黄敏中發於臺席而未果慄因此蹭蹬而恨黄氏尤甚及告齊世獄成而黄赫孫壻晉陵君以推戴被逮 時純一仕宦在京先為飛語言逆首在信川傳播於都中而即星馳往見慄諜之慄知彭錫愚惑不中 仍偽作隣壁僧語密授彭錫曰若告此則汝自為告變之首不但免罪也彭錫方被拿怵惑之不知所為及聞慄指誘且信且畏不敢違貳悉依慄言故其言辭張皇無據如此及刑訊方謂此中慄欺我也請與面質而王不問 柳永慶為相時 慄亦失志且方為逆家三子俱無恙李爾瞻輩忌之純一為爾瞻重表叔與之親厚故爾瞻主其誅先言於朝廷曰黄赫當不免赫之被逮也 人

武敎以引兩家仇怨事以爲證赫畏慄勢焰已盛欲以遜辭
得免卒至臧死大臣李恒福沈喜壽皆恨其不直供然閔
河瑞朋白言其誣搆而大臣不得救赫雖直供不過糜爐而已
有何益哉○癸丑領議政李元翼上疏辭職○同副承旨洪
瑞鳳上疏辭職傳曰遞差○答領議政疏曰國家多事鼓卿
生病予甚憂慮宜勿控辭安心調理○囚人尹安性丁好悌
權若朴惶田大年田大方田大霖吳有政海鵬李恬等論放
○親鞫捧貞伊李千壽僧天印柳悌柳恒柳悅柳憬招貞伊
金德哉妻也李千壽以出行狀呈鳳山則申慄以逆招同名捉
送者也柳悌悅憬永慶子恒姪也悌則供云其父永慶一門與
身哉朋黨相仇己丑之獄直哉停擧柳永謹永慶當國斥棄
直哉如水火中外莫不聞豈有與同逆謀之理乎柳憬發狂
病不能供招並囚之天印與天河名相近故忠淸監司朴彝敍
疑其爲賊而捉送天印本許潜之孫得罪家内爲僧者也○
李大河刑訊不服●以柳寅吉爲左承旨崔有源爲大司諫
趙挺爲知義禁鄭岦爲典翰趙正立爲舍人朴顏賢爲兵曹

叅知吳翊為修撰○甲寅大司諫崔有源啓曰先正臣徐敬德書院創建於開城府地朝士多爲有司合力造成臣亦與焉而專管厥事罪人金汝鼎以本府儒生監董其役凡鳩材傔功必來問於臣處轉通於諸宰故仍與之慣見或有時通書而其與逆賊結婚則臣全不得聞知矣頃者伏聞汝鼎招辭引臣爲知己臣不勝驚惶震越待命於闕下者累日聖量天大置而不問感激雖極兢惧愈深續聞僧天印者被拿而來此乃臣緦流自絶親屬者也而臣之偃然叅鞫極爲惶恐至於罪人之外三寸故知事許濳之孫而得罪倫紀見黜於乃祖托跡崔有海亦臣之同姓六寸弟也以此悚惕罔措不意今者有諫長之命決不可冒居重地混叅於推官之列請極命罷斥答曰啓辭具悉此時人臣義不可顧私甭可勿辭安心叅鞫○領府事奇自獻以親屬辭逮上劄辭職答曰卿以大臣一昕重者討逆也以義滅親者亦有之卿宜勿辭安心叅鞫○持平姜翼文啓曰螻蟻小臣猝承恩召感激兢惶措躬無地况聞逆賊之變即當奔遑上來而臣適患賤疾道途又遠稽滯

累日昨始來謝不勝惶恐之至臣入城之後始聞臣師賛成臣鄭仁弘之名亦出於賊口云臣聞來驚愕心膽欲裂仁弘之忠貫日月行質神明聖上之所洞燭而雖兒童走卒亦所共知今者賊徒誣引極兇且慘其間情狀必有所以然而不過欲眩亂真僞連累搢紳以售其計也且聞逆魁欲以賊臣永慶之子悌為大將而舉事云仁弘之前日請討者即賊臣而又與其子而謀議耶臣之區區辨明適足以羞辱仁弘當此親鞫之日未免瀆擾臣之罪戾至此尤大不可靦然冒據請亟命罷斥臣職答曰鄭仁弘豈有可疑之理乎勿辭盡職○親鞫捧僧人法倫太崔同名者二人招並囚○傳曰黃赫鄭經世及家內使喚奴婢並拿來文書詳細搜探封送又傳曰柳彭錫脩諳賊情姑觧枷杻各別救療毋令經斃○乙卯義禁府啓曰逆賊金翼辰始生則中和府特居則鳳山郡己丑年逆賊鄭汝立始生於全州而特居則金溝故金溝縣革除而守令則兩官皆罷家舍則全州及金溝並瀦澤似當依此施行而係干治逆重典議大臣處之何如傳曰允○二庭鞫

全以泰李大河加刑捧鄭元柱元情元柱孝哉女壻也○丙
辰領議政李元翼再上疏辭職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但卿病
予所曾知宜安心調理勿為更辭○丁巳傳曰前聞平時大
臣卒逝有差遣承旨致奠之禮云國舅與大臣何異文陽府
院君裵引前遣承旨别為致奠禮文中世子亦有遣使致奠
之禮似當遣講院官致奠並令禮官察行○司諫院啓曰江
原都事元悰為人悖妄因其私忿重杖原州下吏一日之内
累次刑訊至於隕命其為殘酷極可痛駭請命拿鞫答曰依啓
○庭鞫朴應守加刑命拿天印所引僧人善修三患等來鞫廳
啓曰全以泰壓膝五次李大河壓膝五次以泰云不曾見皇甫信
之面若知其謀則百紙豈不援引乎大河云口斜之病因大寂
裵領下有此横斜状非為變貌云何以為之○戊午拿黃赫
黃奭黃袁辛喜業申晟黃坤健及奴婢並十九名囚○傳曰
柳彭錫妻子拿來黃赫奴婢先加嚴鞫○庭鞫捧黃赫婢春
福論非明介春月者叱非招問以柳彭錫所供隣壁僧語及
晋陵君往來事皆供云上典本以有病人不曾出入鄉曲之

人皆以上典爲被誘之人惶恐不爲顧見上典閉窓讀書而
已直哉之名則伏逢後始聞之晉陵君聞是順和君養子不
見其面絶無往來事云又捧論化莫德進香春丰書招皆供
云非黃赫之婢或以奴妻來往或以流丐或以寓接者也赫
家往來謀議事則絶無所知云又捧赫奴汗同春奉丰招皆
供云金直哉則不聞姓名晉陵君以順和君養子聞姓名而
已又捧千甫招則供云接居黃赫近村聞人馬聲喧閙而出
則邏卒憲捕而來初非赫之奴不知其家事云又捧春鶴招
非黃赫奴也賣木綿行賈止宿其村家混被拿囚云奴見守
者十歲兒也 ○已未義禁府啓曰委官啓辭内朴應龍臨決
案之際笑歌謔語無所不至此乃癡疾之類大明律老小癈
疾收贖条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叛逆謀殺應死者議
擬奏聞取自上裁朴應龍亦當在於議擬上裁之列敢稟
答曰議大臣左議政議律文篤疾犯叛逆殺人應死者議擬
奏聞取自上裁註有並許收贖之文今此朴應龍之狂易不
省人事有甚於篤疾似當减死應贖矣伏惟上裁右議政沈

判府事議議獄之臣既引律爲言今但當據律以斷之伏惟
上裁奇領府事議律文有篤疾收贖之言則似當減死伏惟
上裁傳曰雖曰減死遠配安置○領議政李元翼辭職上疏
答曰安心調理事諭之王親鞫捧出身尹大輝招大輝柳彭
錫引以爲大輝有勇力金直哉欲率往嶺南且知逆謀者也
大輝供云身爲捉虎將彭錫之村容閑丁百餘人身括充獵
軍彭錫大怒叱辱身無數身不勝忿打撲其肥其奴春同看
證彭錫必以此嫌誣引也身則不知直哉姓名面目安有率
往同逆之事乎捧推管崔春機招與柳彭錫顯有仇嫌者也
指爲誣引云又申晟申成皆隔壁僧語中所出者也皆云不
知直哉彭錫二人不知其由云○鞫前承旨黃赫擧論黃奭
赫招云身於立朝之日與金直哉泛然相知其子百緘則逆
變之後始聞其名直哉曾爲廣興倉奉事身爲戶房承旨有
相詰事極無倫理又身父爲兵曹判書時直哉求評事不得
怨臣父此乃與有仇嫌之家也豈有與同謀逆之理乎又彭
錫所供壯士僧所言有鄭經世處傳書云經世即臣之讎人也

己丑之獄身在言地論經世爲李震吉事削去仕版乙未春經世以諫官論身在謫所作弊於民間並列前日賊中僞書事父子一時被鞫幾死搒掠之下此乃擧國所知身與經世同謀萬萬無理又身家文書所言則在京族黨或同生女壻送方書送一時聞見欲爲破寂之資有何可疑之事乎身與彭錫不識面目今日援引之事莫知端倪且慮人心極惡身見疾於人久矣或有陰嗾之者乘晉陵之獄有報復要功之計未可知也所謂隔壁聽聞者尤爲無據逆謀是何等事而使無賴山僧投書他人情理甚不近似自江陰到信川經路甚捷何以必由黃州渡乘串取此遠路乎渠聞莫大之變不卽陳告四年之後今始發言其情叵測此必自爲謀逆而僞托他人以爲得功之計也以彭錫無據片言取實之罪大是寃悶云云

黃赫以壬辰被虜及爲賊所貿通和書事論謫信川累赦不放失志尤甚又以晉倰養父順和婦翁爲王所忌數問於罪人曰黃赫知否然金濟世直執父子終不援引慄惴知王意教彭錫誣以此言赫好談時事得失

在信川一日不聞朝報則心為歎然予姑欲其慰悅爭以
聞見書示其間多有怨咎朝廷之語逆變之後家人請燬
簡札煩雜者赫不許及是皆入捜取中王得之大恨由此族
滅○王下黃奭書一張仍教曰書中以崔有源直拜大司諫
出於柳政云指何人也且柳令各邊人以達至於除拜外人
皆得以物色此指何人何言耶左相不保之言從何得聽耶
不辰之說何謂耶黃赫罪惡貫盈非國舅之所可與言而乃
曰文陽家以譏動之者何言耶並嚴鞫大司諫崔有源啓曰
臣本無狀自先朝猥蒙天恩得忝清要自知不堪退伏不仕
乃於嗣服之初蒙近古未有之恩命臣自顧慚恧中外之人
孰不驚怪今見黃奭簡辭惶恐不知所達臣忝鞫不安惟
族遆免王曰自古亂賊必去忠良今若辭退正中賊意安心
勿辭奭書又有大奇言之醜也不祥不祥等語問之乃指奇
自獻被柳淳指作械行事也自獻請退王曰以究賊之言豈
有忝鞫未安之理乎李德馨曰臣不知黃奭為何等人也
臣前為李提督接伴使時黃赫在釜山賊營抵書於厥父書

中論時事其書誤傳於都督書辭有梧松何以相阻等語梧陰
尹斗壽別號松江鄭澈別號也提督大怪之以其書付臣矣李
汝松與其弟汝梧出來故疑其書云赫在賊營之日尚論時事
其無狀可知今雖身在讁所渠必欲聞時事故其弟如是寄
書崔之事亦必以一時傳聞書送而臣在座或有不爲盡言
之理請少避于外王不許 赫被傳時廷或先出來 黄爽供云金直哉
與身兄赫在朝或不無相識之理今則不與之交晉陵君無往
來信川之時晉陵若往來則以秩高宗室一路各官必爲迎候
孰不知之崔有源大司諫事生之不良輩語其時掇拾道路之
言以兄無聊之故只通所聞而已逮旁所致萬死無惜王問曰
爽書中所謂大奇事言之醜也崔安當路與柳相爲表裡是可
慮也云云何事耶泛何所聞之耶爽供云奇相事曰柳淳蹤得
聞之大司諫則與渠家結怨故如是書之與柳相表裡者有源
與希奮兄弟相親故如是通之矣崔有源啓曰臣伏見爽之箚
辭有不良之語凡在臣子孰不痛惋乎第更思之則此非犯上
之言也或傷時不遇者古亦有此語若以此隕命則恐涉寃枉

王曰此時人心極惡做出無根不測之說加之於君上畧無顧忌此雖寄厥兄之書未必渠所自作也如有所從聞之處則大奸必隱伏不可不嚴鞫有源曰渠兄在鄕曲欲知京信故掇拾所聞以寄厥兄也近來人心極惡如此無根之說道路喧傳故輒掇拾於書辭中豈渠之所自作哉近來士大夫論議或異則雖完人亦或有詆毁者輒以愚狂之人因此隕命豈不冤乎臣父與廷彧同參勳籍故始識赫於會盟之宴及其屈膝賊庭臣倡爲當斬之論厥後 先王特下敍命臣在諫院首論還收臣與此人輩自前有隙何有愛惜之心乎王曰一君之臣乃一國之人也固宜協恭同寅共濟王事而近來士論携貳朝著不肅惟勉私鬪小而朝廷不靖大而逆變亦出前日予每言此弊亦屢敎銓官而終未革痼旣往不可追今後若協心共濟則豈不美乎有源對曰聖敎極允此是今日巨弊也入侍之臣聞此協恭之敎孰不感奮然治此一弊難救今日之弊若恢張公道則此弊自除李爾瞻曰崔有源之言是矣若以書辭刑訊隕命則事體不安若欲問厥兄之逆謀則又不可以證兄矣王不聽

仍准杖刑訊爽不服王曰戊申逆獄頗多虛踈今後各別嚴飭
使論議不得相通○庚申大司諫崔有源啓曰臣之姓名旣出
於罪人黃爽簡中決不可忝鞫而昨日榻前再陳下情聖教丁
寧實出尋常臣誠惶恐不敢更煩天聽到今思之言官體面與
廢官不同終難仍冒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兇逆之徒悖惡之
言何足引嫌安心勿辭退待物論傳曰此時討逆方患事有輕重
避嫌退待元非義理所在討賊不可不及時且處事有權經宜
姑入忝親鞫以待他日之處置不必退待○傳曰罪人所在處
不為嚴禁雜人必有漏通之弊各別申明禁斷此後猶不懲戢
責有所歸矣○府啓爵賞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蔭官之陞堂上
其事甚重雖准職之人必有表著功勞然後陞遷而今茲宮闕
都監賞加不計准職與否蔭官超陞堂上者多至四人物情尤
以為駭愕請林川郡守洪思斅茲山郡守沈宗忱前郡守金公
輝前判官李升亨並命改正近來士習不美人懷自便殘薄遠
地則至死厭避百端圖遞便近饒處則不顧廉恥公然奔走已
成痼習至為寒心輸城察訪鄭大海以年少新進之人所當夾

險隨遇恪勤而乃敢厭憚殘驛顯有規避之狀不可不從重治罪以正弊習都監循私請託亦為非矣請鄭大海罷職不叙當該郎廳推考逆賊金翼晨旣伏正刑破家瀦澤及所居地降號罷官等事所當急急施行而淹置不舉一月將盡討逆重典至此稽緩極為未安請大臣收議公事速為舉行答曰依啓賞加事查倣舊例酌施賞典勿為煩論○王親鞫黃裳 裳琳之孫也 以裳所寄赫書一張下廳問裳曰右相之代鄭昌衍入相時事可知云此言出於何處耶世子嬪揀擇日因風雨退定之語出於何人祖宗朝有此變不吉之語聞於何處南別宮掛榜何月何日耶書二十餘人誰某耶賴嶺鄭得保無事者何事耶大子小子何人耶柳魁剖棺等語聞於何所耶必有聞知之處以此添入頭辭嚴加鞫問裳供云迷劣年少有何聞見只以道聽道說偶然通書而已時事可知者大北當盛之意也揀日退定見朝報知之南別宮掛榜事五寸叔黃坤載言之今已身死大槩所掛者有大志榜云大子小子指大北小北也柳魁剖棺指柳永慶剖棺事其時閭里有此浪傳榜中有鄭仁弘名故斟酌賴

此而無事蓋其榜以推戴大君爲言故也臣以愚妄之見妄論時政至於通書罪當萬死惟逆賊同謀之言萬萬無理柳彭錫鳳山人也郡守申㦒與身家父祖作仇之言國人所共知也願與柳彭錫辨折而死仍刑訊一次捧辛喜業招喜業赫之女婿也寄赫書有國事日非其能久乎等語王下此書鞫問之喜業供云庚戌年娶妻率歸其家事無路得聞其能久乎等語適有天變人皆驚惕迷劣聞聽不覺其言之荒雜仍刑訊一次不服又捧黃坤健招赫之妾子也捧僧人義雲招金德哉所居鄉僧也縣監捕告皆無事實○辛酉傳曰黃裳是張雲翼之壻云待敎張維以賊裳一家至親不可仍在秉筆之任遞差○兵曹判書朴承宗上疏大槩名出兇書乞辭戎答曰有疏俱悉陳懇此時討逆方急何可避私嫌紛紛上章乎當此主辱身死之日恐非沐浴請討之義也宜亮遵前旨勿爲待罪安心參鞫○司憲府前啓洪思斅沈宗忱金公輝李升亨竄加並命改正事答曰已諭不允○司諫院亦請改正並不允○黃裳妻辛喜業妻黃坤載妻並拿囚○庭鞫捧鄭經世奴淡孫婢良春等七人招皆

供云上典不能務農家甚貧獨處讀書服朮茹菜而已寧其三子
勤其教誨此外賓客少往来者所謂金博士者絶不聞知云
又鞫柳彭錫所引洪德林捧招供云曽與彭錫相鬪前後相歐
打各有受杖瘢痕明白可考彭錫曰此誣陷云又捧李世祺招
皆是彭錫所仇怨人也又鞫金孝哉子女三人○捧鄭經世招
供云金直哉之面身初不得知亂後始聞烹父之説心常痛悪
之丁酉閭復讐廳召募時堂上欲許其應募身以謂無父之人
何可與同事斷然爭之使不得接跡此事其時同死之人皆知
之矣彼賊雖天理滅絶而其兇謀秘計必極巧密豈以赤族之
事越千里而相議於平生所不識曽所憤疾之人哉此必無之
理也身惟知在家則孝許身則忠而已乃於今日名出逆口身
陷刑戮聖明下燭身雖無状豈背君謀逆之人乎仍下獄又捧
經世子杺招供云父經世常以非義為戒教訓子弟必以忠字孝
字為言豈有謀逆之理乎杺時年十六又經世子櫟年十二
供云所問之事専不解廳云王議于左右李恒福云臣聞老者
及小兒據證定罪乃律文也此等小兒似當不問矣李爾瞻崔

有源等啓曰此等幼稚至於推問則恐傷聖上好生之德王曰大槩迷劣之兒有何知乎予意亦知啓意李爾瞻等拜謝由是鄭樸以下四人得釋○壬戌領議政李元翼上疏辭職○延興府院君金悌男上疏大槩名在兇簡中乞鐫臣職名以正臣罪○傳曰郭壽民乃先朝亡命人也第十五年今始捕得極爲痛心雖爲親鞫勿拘常規當日行刑○兩司連啓貴職人改正事不允○鞫前縣監趙守倫守倫赫之妻甥也守倫常寄書於赫云有曰鄭疏滔滔柳相戰勝總成之論而論議百出此間必有大段事且言追崇恭聖南人指以爲逢惡王見而惡之下教曰守倫以一蔭官敢於嗣服之初妄論朝政是非不遺細大密通於黃赫極爲叵測其嚴鞫之守倫供云鄭柳云云者指鄭仁弘上疏論柳永慶永慶罷仁弘時事也追崇時朝議或以爲非而南人亦有以爲言者故偶然書報于赫耳王問曰邪論逢惡等語非泛然之說聞於何處南人何人耶反覆窮問守倫無以對乃言金玏其一人也左右曰金玏爲臺諫乃在追崇後守倫曰昏耗不能記憶但記金玏以此事避嫌時事故妄引云耳於是宋

淳崔有源等言臣於其時亦在兩司論此事矣王曰金大德之
叅論予亦思之中提亦有先朝嬪御之說玏初雖不叅亦於厥
終論執矣大臣李德馨等皆言其時臣等以古禮陳達而自上
以三代之禮不可盡遵而命從時王之典大槩祔廟則固不可
爲也至於陞徽號立別廟乃不可已之典也豈有邪論逢惡之
覬決無此理於是入叅諸臣曾經三司叅其論者皆待罪訖王
曰其時左右相獻議禮曹啓辭不爲搪塞許筬上疏金玏啓辭
多有不當道之言矣仍刑訊守倫李爾瞻啓曰邪論逢惡之說渠
所自作固不足關定論之說窮問爲當王曰定論之說固宜
窮問逢惡之說亦甚關緊至以達別廟陞徽號爲非此意不可
不問爾瞻曰設令金玏許筬主張此論只恐朝家禮典有欠闕
豈有私意於其間古人云議禮如訟各執所見而已此則不當
問但守倫簡辭云柳相戰勝終成定論者指何事而言也今日
之事討逆爲急此意宜窮問也崔有源曰爾瞻之言是矣守倫
簡辭大槩於此必無惡念守倫准刑不服○又鞫校生朴大秀
卽以觀之父也鼓錫供云陽壁僧言一封書傳於平山朴生員

故申慄指謂大秀而捉送者也大秀不服其弟大峻同鞫亦同招不服此等人於慄非有宿仇也只以其家族多鞫死勢在嫌忌易於成獄故使彭錫引之也○又鞫僧人靈熙年八十即彭錫所告江陰壯士僧也靈熙不服又捧朴蕙招蕙柳彭錫妻娚也蕙供云彭錫嗜酒失性妄人也意味不同不與之親其所爲事無聞知云蕙本不出賊口而平山府使柳時會捉送○鞫黃坤載妻禮貞申喜業妻熙一黃裳妻莅金皆問裳等書中事禮貞供云夫坤載去二月身死裳與坤載所言無所聞知裳欲推諉於已死者故引之云熙一等皆迷劣不解眞書夫書中事俱無所解云入柳彭錫與尹大輝洪德林崔春林李世棋等面質彭錫言皆抵牾違錯窮問之則杖瘡垂死昏昧不省人事請一夜調養朧頭請更對辨今夜間必有來救我者云王曰此漢大槩明知賊情而如是隱諱至兇詐人也李恒福曰自上雖以知賊情爲教此漢萬無知之之理雖或知一二端緒而敢羨告變臺上之說而如是納招發端之後窮遁不能答矣○傳曰黃坤厚死未葬其妻自云是故大臣孫女云放送○癸亥政院啓曰

禁府郎廳來言罪人郴彭錫病勢危急云此應行刑罪人也即爲捧結案未斃前行刑何如傳曰允各別救療行刑事速爲議處○禁府啓曰金翼辰所居官守令罷職降號等事議于大臣則李德馨議金翼辰之父國良雖在中和而翼辰則其母連伊見黜於國良而生育於他處云則中和不可論以翼辰所居而並爲破家豬澤只鳳山郡依律處之爲當李恒福奇自獻沈喜壽議當從所居云傳曰依議○傳曰鳳山郡守申慄限獄事究竟間仍任勿罷○海運判官狀啓群山倉失火全州等十四倉所捧田稅倉舍並燒燼○答領議政疏曰累有疏章深用欽然予與無故大臣相議鞫獄卿宜安心久久調理○司憲府啓曰逆獄罪人受刑不多而近日徑斃者相繼救療之命前後丁寧禁府不能常加檢飭固已非矣今此郴彭錫之斃亦不前期來告使兇喘未絕之前不得快施王刑尤極痛惋請禁府堂上推考色郎廳罷職罪人郴彭錫須知兇謀實是逆賊而刑訊一次之後遽至隕命生不得正刑凡有血氣莫不憤惋請命追施典刑以快輿情逆賊承服後籍沒其家財乃是法典也近來禁府官員及宣傳官所

亭下人等逆黨逮捕之時勒棄家産牛馬雜物固有遺漏其逮累之人猶之可也至於此隣同里亦未免搶棄有同經賊之地生民失業在處皆然極為寒心此後下人等如前作孽者請先推其官負繩以重律前啓洪思數沈宗忱金公輝李升亨等賞加並命改正答曰賞加改正事不允柳彭錫事當議處他餘事依啓○許筬引罪辭職上疏答曰旣已參酌為之安心勿辭○答金悌男疏曰卿宜安心勿為待罪○傳曰罪人救療事前後下敎非至一再柳彭錫受刑不多而遽致徑斃其惟庸固念不為救療之狀著矣本月二十八日禁府上直都事先罷後推○司諫院啓曰近來逆獄罪囚經斃者頗多盡心救療累勤聖敎而禁府不能檢飭已為非矣罪人柳彭錫病勢深重則所當即為入啓趂其未斃之前依律處斷而危急之後始為來啓使兇賊得免邦刑深可痛惋請禁府堂上推考郎廳罷職罪人柳彭錫與聞兇謀是乃逆賊也未及正刑先為徑斃凡有血氣莫不痛惋請命追施典刑爵賞人君之大柄也大柄所在紀綱所關豈可不惕然有念乎今者蔭官之超陞堂上者至於四人其以

為有功乎則當事盡職乃人臣之分義丈簿署名有何殊功其以為循例乎則堂上重職固非尋常加資之比正使准職尚難輕與況此超授將何所據通来恩賞太濫名實不稱官爵之遷視同慱桒識者之寒心久矣已然之失固無所及將来之事尚或可戒請洪思數洪宗忭金公輝李升亨等賞加請勿留難亟命改正答曰不允柳彭錫事當議處他餘事依啓● 鞫廳啓曰柳彭錫既云與聞謀逆其間辭語雖或變幻不的大槩是承服之賊也所當正刑而遽死未及結案耳請依群議依律處斷王曰允 彭錫初被申慄誑誘做出陽壁僧語之說既辭遁被訊則云申慄欺我申慄欺我然猶不敢吐實覬慄必救解己也至臨死猶曰今夜必來救我亦意在於慄也 ○ 庭鞫捧黃赫妻囀春鸎招供云身是安岳娼妓也與赫所居信川地相近故與赫交嫁往来今七年矣金直哉則今始聞名與赫交遊萬無其理晋陵君前後不来信川陽壁僧語傳書事尤不聞知云云又捧婢春伊春化連春莫德銀特奴連亨夢和張右仁國招皆以柳彭錫奴婢拿来者也春伊等供招皆無所聞知連亨等四人供招

皆非其奴俚居近其家故本郡勒為奴子而捉送云云○傳曰
中使之還竊聞海西賊黨尚留而守令盡心捕捉者類少云此
極可駭宜馳諭監兵使窮搜極採械繫上送○甲子兵曹啓曰
本月二十七日夜四更分壯男數名扮作官人樸樸稱以李義
崇出於賊口文書搜探家藏物貨偷取而去輦轂之下許稱金
吾郎肆然無忌此豈尋常鼠竊之比其漸不可長捕盜廳漠然
無聞極為未便當該部將及從事官推考治罪此賊人等使之
窮尋捕捉何如傳曰允○傳曰黃赫奴汗同等宜加刑訊窮問
赫之上來京中晋陵君下去信川等事庭鞫黃赫奴汗同春奉
婢春福明加春月莫德者此非等各加刑訊連二次不服○傳
曰鞫彭錫以其所聞多告謀逆之流渠則逆謀同參之状不服
而死遽施典刑於既死之後似未妥當勿為依律何如鞫廳議
啓回啓曰彭錫既云判然無疑又云推戴之說耳不忍聞則其
逆謀參知明矣及罹窮詰現則乃以隔壁僧語為證其情狀叵
測今若減代則群情必憤臣等更無所議申憬初與彭錫密謀引
惹濟世變為逆謀之狀故憬又教以誣告黃鄭以報私讐彭錫愚

惑終始一依其言自取械死人亦不以其死為冤大抵鄭經世與鄭仁弘與黄赫及金直哉柳永慶各相仇郤無一人相親與者而慄乃排以同逆朝野皆知其虚僞莫不憤惋而大臣推官皆論救枝蔓終不敢直斥其誣搆之狀矣

光海君日記卷第五十一

(B)
732.55
4724
[v.17]
no.12
0248770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B)
732.55
4724
[v.17]
no.12